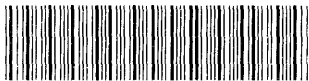


朱貞木著

五獅一鳳

上海育才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4158B

朱貞木著

五

獅

一

鳳

上海育才書局印行

五 獅 一 鳳
目 次

第一章 孤村聚義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孽海情波……………二八

第三章 變生肘腋……………五五

俠義警世之作
五獅一鳳

朱貞木著

第一章 孤村聚義

雲南省永昌府所屬，騰越州迤東，有一坐哀牢山，漢苗雜處，萬峯環繞中，有一坐小峯巒，名曰獅子林，又曰獅峯，周圍有二百餘里方圓，層巒疊翠，風景幽秀，峯巒環繞之中隱着一所村莊，幾乎與外界隔絕。全村七八百戶人家，人人勤勞，因土地肥沃，出產豐富，却能自給自足，因而全村生活相當安適。

村中向來漢苗雜處，中有十分之二是熟苗，其餘均是漢民，全村以鍾姓爲大族，因地僻山深，當地土司對於此村人民，不甚過問，向由全村人衆自動推舉，本村一戶最有材能，而爲全村人民謀福利的人，作爲村長，一切事務，都由村長主持，此風相沿，已有數百年之久，直到明朝末葉，依然如此。

當明末崇禎年間，發生許多動盪不安的時局，各地人民自然也十二分的流離顛沛，惟有

獅子林地處滇中，非常偏僻，絕非兵家必爭之地，所以在頭幾年，當地頗稱安靖，儼然世外桃源？及至張獻忠入了川中，滇省鄰近之地，自然也受到些兵革的影響，因此獅村的人民，不得不想保村衛民之策。

村中既打算自衛，自然應由村長來領導羣衆。這位村長是誰呢？這便是本書必須要詳敘的一個家族；村長鍾軼羣，爲鍾姓族中最有能力的一家，據傳先人爲明太祖開國時佐命功臣之一，其後也累代列於仕班，原來隸籍北方，嗣於正統年間，土木之變，避居滇中哀牢山，到明末時，也已百四五十年。當崇禎卽位之初，鍾軼羣見朝政腐敗，羣雄四起，眼看國家將有大變，便蓄意爲全村謀安樂，好在他將村中事務料理妥貼，也一樣是爲羣衆服務，造福桑梓。二十年來，大明江山雖已搞得一塌糊塗，而哀牢山獅子峯的獅村，却治理得井井有條。軼羣其時年逾五旬，夫人早故，生有子女各一，子名鼎盛，別號傳詩，女名蕤貞，乳名么鳳。傳詩長么鳳十一歲，對於弱妹，異常友愛，一家族姓雖多，家庭却極簡單，父子三口，過着最太平安逸的日子。軼羣以世代尙武，幼年便習武事，曾得名師傳授，其藝雖未用於世，却有真實的功夫。到晚年覺得學武一生，尙未一用，便將畢生藝事，盡傳於傳詩么鳳兄妹二

人以爲強身之道。傳詩生有異稟，食能兼人，力敵百夫，再加以武術鍛鍊，武功自然格外精純。軼羣當年學藝之時，是得諸寧波葉繼美之傳，葉係武當祖師張三豐門人，海鹽張松溪高足，因此鍾軼羣雖不會在江湖上走動，又不曾在行陣間立過功勳，但是要講武術的派別和傳授，確是絲毫不苟，可稱是一位不名世的英雄人物。全村千餘口，因服膺他爲人的正直，和武功的精到，確是全村第一個人物，因此數十年來，大家自願推軼羣爲村長，一切唯命是從，這都非偶然徼倖之事。

崇禎初年，李自成起自田間，以推倒貪污政府爲目標，實行農民革命，進而從之者，立卽有百餘萬人，此種現象，並非李自成有何令人景從之處，實是明朝那些政府官吏所促成；因爲當時苛斂重賦，民不堪命，沒有一個老百姓不是窮困得喘不過氣來，而天下所有脂膏，全都入了貪官污吏的私囊，自然會造成這亡國的局面。

獅村雖僻處邊陲，畢竟與人無爭，在那個時候，除去李自成逐鹿中原，同時還有一個張獻忠，他一路向西，來到四川。誰知進川後，一變過去作爲，於是蜀中人民不但不能得到他的好處，反倒成爲他的魚肉。滇黔地隣川邊，自然也要受到威脅。在此種情勢下，老弱者轉

乎溝壑，這是毫無問題的犧牲品了，少壯與狡黠者，則起而走四方，或是團結了一部分的力量，用以自衛。哀牢山獅村，便是在這種情勢下，全村的組織，也就越加堅固。

村長鍾軼羣，無疑的是個領導人物，可是在崇禎十七年的春季，軼羣年老病死，其時兒子鍾傳詩已經二十九歲，生落得一表人物，比他父親還要英勇。大凡人的年齡，與事業的進退上頗有關係，上了年歲的人，經驗多了，顧慮也便多了，有時候思慮周詳，果然是他的好處，但是有時却難免猶豫不決，往往是守成有餘，進取不足。少年人却是一鼓作氣，遇事勇往直前，往往不計成敗，作了再說。這樣果然有時會獲得考慮欠周的過失，但是這究竟還是能力問題，如果真是有見地，有能爲的少年，亦必審慎而後出之，那末過去老年人所認爲不可作，或是不敢作的種種事情，畢竟由少年來告成功。這便是少年人比較有魄力，有胆量的緣故。

上面這一種論調，也就是可以看出鍾軼羣與鍾傳詩父子間的作風，在鍾軼羣時代，天下太平，人人尙能豐衣足食，自然一切以更張不多事爲是，等到鍾傳詩的時代，天下多故，盜匪橫行，政府自顧不暇，何來力量保護人民？此時便不得不由人民自己想法來救護自己，

鍾傳詩便是最適當的一個人物，所以他在崇禎末年，便成了袁牢山獅村的唯一挖手。

離獅村五十里路，有一座風溪山，山西有一所沙村，與獅村可稱是鄰村。獅村村戶與外隔絕，獨與沙村有個往來，這是因爲兩村素有姻婭之誼，從三四代下來都是非常關切的。到了鍾軼羣上一輩，與沙村村主沙若水更結了一層兒女姻親，乃是軼羣之姊，嫁與沙若水之子沙鴈汀爲室，鴈汀結褵後，妻鍾氏不久死去，留下一子，名沙金，別號寶泉，年歲比傳詩小上六七歲，却是異常穎悟，沙家本無人習武，沙金自幼失恃，舅父軼羣憐其孤雛，時加照拂，又愛其聰俊，便自幼教以武術；故沙金幼年所得，原也是武當派。後因沙鴈汀繼娶朱氏，對前房子沙金不甚喜愛，鍾軼羣便將沙金領到身邊，所有習文學武之事，都與自己兒子傳詩，女兒么鳳一同研讀，因此沙金與鍾傳詩兄妹，雖屬姑表弟兄，其實那一分親愛，正和自己手足一般。

當沙金在十五歲時，住在鍾家，有一日竟告失蹤，鍾家自軼羣起，真是沒一人不憂急，初以爲離不開獅村沙村這兩處地方，便派了多人，在兩村遍找多日，不料毫無蹤影，鍾軼羣覺得從自己家將沙金走失，十分對不住沙鴈汀，那知鴈汀後妻，已連生二子一女，對於沙金

，已不甚在意，後母方面，更不必說，雖不至於說走失了好，但也並不想去找回來，鞅羣見此情形，對於鴈汀，自然十分不滿，從此後兩家便不如從前往來的親密。眨眨眼過了六年，沙金始終音耗全無，日久兩家也幾乎將他這人忘記了。這一年鞅羣去世，到了百日引帖設奠，族中人和親友們紛紛來弔，正當親友吊奠之際，忽從大門外直衝進一個少年來，看他玉面朱脣，長眉鳳目，十分俊逸，身着一套布服，下面青鞵白襪，雖甚樸素，却是猿臂蜂腰，行動如風，顯得分外英武。衆人正自奇詫，那少年一步搶到鞅羣靈前，撲翻身拜倒塵埃，放聲悲動，口呼舅舅，衆人才想到此人便是失蹤多年的沙金，大家一陣紛亂，便有人勸住了他的哭拜。此時傳詩在孝幃裏也早聽人說是沙金忽歸，因自己身在苦塊，不能出見，正想命人去請少年來見，忽然幃前人聲嘈雜，果然因沙金哭拜畢後，立刻要見見闊別多年的表兄鍾傳詩，已由幾位親友陪到幃前。傳詩一見沙金的豐度，不由暗暗歡喜，沙金想到幼年同在學藝時，情同骨肉，不料今日歸來，已見不到恩重如山的母舅了，不禁握了傳詩的一只手，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。傳詩自然也是相對默然，不勝悲感。當時沙金便向傳詩對面的草薦坐下來，與傳詩細談別後之事，而沙金失蹤後的一切遭遇，自然更爲傳詩等所急於要知道的。

沙金在十五歲的那一年，文事已能下筆作篇五六百到千來字的文章，武事却已識得門徑，且因受自軼羣之傳，自然是武當一派，不過功淺力微，尙談不到實用。這一日正是暮春天氣，獅子峯西首六七里，有一地名桃塢，正值桃花盛開，沙金課餘，信步閒走，不覺已到桃塢，遠遠一望，果見瀾漫枝頭，已開得和雲錦一般，一時興至，便獨自個向桃塢深處行去。那裏本是個遊賞之地，遊人自然極多，沙金左轉右轉，一直轉到桃塢後面，那地方却無桃花，只有一片竹林，和一叢芭蕉，碧油油的也正長得好一叢肥葉。沙金走了半日，本打算找個清靜地方歇歇腿，就在竹林中一方青石上坐下，那知剛剛坐下，就見一位鬚眉漆黑，面皮雪白的僧人，從林中踱出來，一見沙金，就向他點頭微笑道，「今日有閒，來看桃花？怎的不與你舅舅表兄回來？」沙金本不認識此僧，一聞此言，還以為是舅父的朋友，當即起立答道，「是的，我一時閒步走來，家舅父等並不知道。」僧人聽了點點頭，便笑着走到沙金身邊，仔細打量了個夠，沙金正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忽聽僧人笑問道，「你這幾年，練了些什麼功夫？能試幾手給我看看嗎？」沙金聽他的問話，儼然父執考驗晚輩的聲調，自然不敢不答，約略說了些練過的幾手功夫，那知僧人聞言，微微一笑，看那意思，彷彿十分輕視，正自

不解，只聽僧人道，「我姑且試一試你的力量如何？」說罷，將直裰撩開，露出肚腹，就用手指了自己肚子，向沙金說道，「你只管用力打去，不要客氣。」沙金此時正是進退失據，覺得打也不好，不打也不好，呆在那裏，做聲不得，僧人却一再催促，並有不耐的神氣，沙金也覺得此僧確是蔑視自己，和舅父軼羣的拳法，心中本有些不服氣，此刻被他一再催促，也就毫不客氣的站在那僧面前，用足臂力，向他肚腹，一拳打去，但聞扑的一聲，僧人的肚皮已成一凹洞，竟將沙金之拳吃住，沙金不由着急，想拔出來，却那裏能夠，正在惶急之時，只聽那僧哈哈一笑，頓覺自己拳頭如同納入一個火爐內，熱得發燙，心中愈慌，正要用力拔去，那知那僧一聲「去吧」，肚子一鼓氣，沙金便如同球似的直拋出去，還算足下有根，下部勉強一作勁，雖已跌跌冲出好幾步，總算還不會躺下。那僧見沙金居然不會跌倒，似乎甚爲詫異，一語不發，看了沙金半響，忽然點頭贊道，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造，可惜可惜，可惜未得名師，白耽誤了好坯子。」沙金當時被彈出老遠，心中不但慚愧，竟不期然的生了一種敬仰之念，便呆呆望着他，作聲不得。那僧面現得意，笑迷迷的向沙金說道，「好孩子，你真是一個好材料，可惜白糟塌了，你願不願從我爲師？」沙金此時，已深覺僧人本領高

強，更覺自己過去所學，竟一些沒用，畢竟孩子的頭腦簡單，只從一面着想，當時便囁嚅道：「我倒願意，可是你老能隨我到家去嗎？」那僧聽了，含笑搖頭道：「只有徒弟跟了師父走，那有師父跟了徒弟走的？」沙金當時即搖頭道：「那就沒法拜你爲師了，因爲我舅舅要找我的，我如何能跟你去？」那僧聞言，眉毛一動，卽道：「那不要緊，你今天先跟了我去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告訴你舅舅就是。」說着就一手挽定沙金，挈他同行，沙金此時本有些怕他，而且那僧挽住沙金時，沙金覺得被挽的一只手，就如中了鐵器纏繞一般，動都動不了，究竟一個小孩子，懼于如此強力之下，一時既不敢違抗，又想到看情形必與舅父相識，明天自有他向舅父說去。沙金學武心濃，如此一想，居然委委屈屈的隨了那僧而去。可是當天便走了不少的路，沙金都不認識，又不敢問，一到天黑，二人就住在一所枯廟裏，那僧似乎原住在廟中，可是次日沙金見他將室內物件，隨身帶了上路，又不去找鍾軼羣，一味的挽住自己，向千山萬水中走去。此刻沙金不免疑懼起來，忍不住問了一聲，誰知那僧先是不理，後來似乎惱了，大發皮氣，沙金嚇得不敢再問，從此二人便越走越遠，居然有一天那僧將沙金帶入一所大廟裏，沙金見門額上寫着少林禪寺下院，才知道他將自己帶到少林寺來了，可是

並不知少林寺在何省何縣，仍是糊裏糊塗的跟着那僧住下，從此晝夜從他學習武功，同寺僧人，差不多皆有功夫，見了自己，從來也不理不睬，這真使沙金不勝詫異，沙金實在悶不過，有時問問那僧，自己到此舅父處已經通知過沒有？那僧總是一百個不理，後來沙金沒法，有一天打算偷偷跑出廟去，却被那僧撞破，這一來可壞了，竟將沙金捉回，苦苦的吊打了一頓，嚇得沙金從此不敢放行一步，同時那僧對於沙金逃走一點，也就十分防閑。直到過了兩年，沙金武功大進，與前已是判若兩人，那僧才稍稍寬容了些。此時沙金見自己武功日進，不由對於這位師父發生了好感，自己也再不想逃走，不過有時想到鍾家，未免念念而已，那僧似也解得沙金之意，此時對於沙金，漸漸的由嚴厲變成了和婉，再過一年，更由和婉又變成了親愛，此時他師徒已是恩同父子，那僧才將自己的來歷，和所以收沙金爲徒的用意，對沙金說了個詳細。

那僧自幼出家，法名悟性，原是嵩山少林寺一名高職司的和尙，因犯了過失，被方丈罰派到福建下院來看守藏經樓，悟性鬱鬱不得志，在萬分無聊中，忽發了一個洪願，便是立誓要將藏經樓中所有七十二種拳經學成練熟，但他一經研究，才感覺到自己讀書不多，經中文

義頗深，既不能通曉注解中的奧妙，自己的年歲，也來不及一一參悟，如請朋友幫忙，又怕希世祕術，被人先得，於是他便打算收一個能文能武的好徒弟，從徒弟身上來發明此奧。但是他走遍了大江南北，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對像。忽然從一個點蒼山的同道那邊聽說哀牢山獅子峯下獅村鍾姓家中，有兩個奇異的孩子，資質聰慧，秉賦特異，正由他們上人在教給武藝，他偶然聽來，也不過在萬分不得已中，打算姑妄一試，因此就特去獅村暗探，居然看見這一對奇童，那無疑的自然就是鍾傳詩與沙金二人，他一見傳詩，果覺最爲合式，但細察品貌，知此孩秉性沈靜，不易誘惑，不受威脅，沙金雖更比傳詩聰明，但不如他厚重，氣浮易惑，容易到手；原來悟性，尤精相術，兩小孩的品性，一眼就看到了底。從此他就逗留在獅村近處，專等機會下手，恰巧那日沙金獨行觀花，竟被悟性強懾而來，沙金一住六年，不但武術到家，便是奇門六甲等術，也是學會，尤共難得的便是七十二種拳經中註釋，都仗了沙金的文字根底，爲師解說，悟性聽了解說，悉心研習，才參悟出來，於是師徒二人，再共同練習。這正是非沙金的文學，不能明其註解，非悟性的武功基礎，不能參透拳經，兩人湊到一處，才能成此大功，也正是悟性一番苦心才有此收穫。

拳經練成那年，沙金正是二十一歲，悟性因目的已達，沙金自無再留的必要，這才對他說明要送他回獅村之意，沙金那時，倒轉有戀戀不捨之意，悟性又向他說道，「方今天下大亂，陝豫川鄂一帶，烽烟遍地，此間少林下院，乃在福建省內，從此處回滇，一路也不甚好走，幸而你是單身一人，又有這一身武藝，不論遇上什麼，你也總能過去。希望你還家後，好好的爲民衆服務，不要走入歧途，切記切記，明日下山去罷。」沙金便於次晨拜別了悟性，起身回滇，一回到獅村，才知舅父鍾軼羣近方死去，自己深悔不早走幾月，也許還能與舅父見上一面呢。

傳詩自聞沙金這些年來，列入少林門牆，又通曉少林派最貴重的七十二種拳經，知他能力大非昔比，心中自是歡喜。二人久別重逢，撫今追昔，不覺一直談到掌燈時分，此時弔客漸散，靈幃外也漸漸清靜下來，沙金正陪着傳詩坐在幃中，忽聽廊下有一陣衣衫蟋蟀之聲，猛聽一聲嬌清脆響的嗓音，叫聲大哥，接着靈幃起處，進來一位少女，渾身縞素，見幃內哥哥身側，坐着一個少年，不知何人，不由得立住了欲進又止，正踟躕間，傳詩已向少女笑道，「妹子，妳忘了六年前走失的沙家表弟嗎？這位就是沙寶泉表弟呀。」那少女聽說，立即回眸向沙金說道，「原來是寶泉表哥，不是大哥說明，我真再也不敢認了。」沙金此時，一

見面前立着一位風姿絕世的表妹，不由己的有些眼花撩亂，結舌張口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傳詩見沙金這付形景，以爲他是多年不見，不認得了，便也向他笑說道，「這就是表妹么鳳，你難道不認識了嗎？」么鳳見沙金那種瞪眼失神的樣子，只淡淡的一笑，他向他說了聲「表哥請坐」，卽從靈幃內走了出去。

鍾軼羣的喪事過去了，可是外邊的局勢，却一天緊一天，今天有人傳說李闖王已破了居庸關，明天又有人傳說李闖王已打到北京，傳來傳去，果然在甲申年三月十九那天北京被攻入，城破之日，崇禎帝在煤山自盡，李闖進了北京。當時的山海關守將吳三桂，因一念之私，拘引滿清入關，勢如破竹，滿清入關以來，一路南向，想席捲夏華爲己有。這消息一經傳來，滇中雖遠在邊陲，自也相當震驚。因此便想邀請村衆共議本村的出處態度。沙金自負奇才，而且胆識優長，才氣縱橫，不似傳詩穩健守成，他力主號召全村，首舉義旗，以獅村作一個抗清的大本營，將來漸漸的向縣府省一步步的擴張出去，有何不可？這一天傳詩請了沙金和村中幾位老前輩，此外更有兩家在本地面上具有潛勢力的村人，同到家中大廳上商議此事。這兩家有勢力的村人，一位姓梁名實甫，一位姓周名郁文，雖然均係外姓，並非鍾氏族

人，但在獅村居住已有了年代，在地方上頗具勢力，周郁文原係苗族，與漢人雜居多年，一切習尚，出都與漢族相同，可是在苗族一面，他仍能以同族地位，去利用他的勢力，所以周家在本村更擁有一部份苗民的潛力。當時大家談到本村還是以守護為主，還是以舉義爲主之時，沙鍾二人主見，微有不同，不過一則沙金終是外人，二則村中父老，多半胆小怕事，不敢以蕞爾小村，高唱舉義，所以多數贊成以守護本村，與維持安居，不爲暴力所侵爲主，沙金本也並非反對傳詩，自然也就同意，並表示自己雖是外人，自幼蒙鍾氏舅父恩育，與傳詩兄妹，情同手足，此時事急，守望相助，義不容辭，無論任何別人不肯作不敢作的難事，請鍾村長只管差派自己去幹，決不推諉，爲了村中安全，縱然萬死，也所不辭。他這樣一表示，別說傳詩心中高興，便是在坐村人，誰不感到沙金的義氣干雲，肝胆照人？

鍾傳詩與村中父老商議之後，決定了一個大體，便是以守護本村爲宗旨。到了晚間，向妹子么鳳一提到白天商定的辦法，不料么鳳怫然說道，「大哥此舉，自然是熱心爲村中謀安全，但是我以爲這是全村的事，應由全體村民來決定，如何仍由幾位年老的村翁，自命全村代表，隨隨便便，依了少數人的主見，來決定辦法，未見得能與真正羣衆的意旨相合，果然

這幾位村翁代表，素具勢力，一般村民，縱然不願意，也不敢反對，但是我輩素以得衆，爲衆所信，父親去世，由大哥繼着下去，因當依照過去的辦法，每事必經真正大衆之意爲進退，才免得一般人說你擅主，說你獨霸，同時也可以不使向來的包辦主義摻縱全局。妹子此言，不知大哥以爲如何？」傳詩聞言，心中十分愧服，忙點頭說道，「妹子的話，說得太對了，只怪我粗心，同時也是因事態緊了些，總覺知會全村人衆，由大衆來決定：恐誤了時日，便想從速決定，既如此，明天我再重新召集他們，商量辦法。」么鳳道，「時日不許可，應該早些決定，這是對的，不過我想目前所最緊要的一着，也就是防護兩個字，這可以先着手起來，譬如那一路應派那一位領導防守？那一角應由那一人保護？都可先定，至於究竟是僅僅防守自保，還是連合各地義民，或是那路統帥，以圖進取，而兼恢復，這一層却是大問題，妹子以爲應從長計議，集合衆見，再定方針。」傳詩連連點頭道，「妹子所言，大有見地，我實在慚愧得很，明天我們議事，妳務必也到，這樣可以多一個好幫手。」么鳳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，「我不過對自己哥哥貢獻一點意見，大庭廣衆中，我一個女孩子家，居然也跑去隨便發言，未免世人看着不好，我還是在背後，替大哥作些零碎小事吧。」傳詩那裏肯聽，

一到次日，傳詩便將么鳳之意對村中父老們一說，並且聲明這是舍妹蕤貞的意見，我甚爲贊同，所以請諸父老轉達各家村衆，擇定四月初八浴佛日，在本村十字路口廣場中齊集，要聽一聽全村人民的意見。」此言一出自然有一部份老年人不贊成，以爲如此作法，要我這些模範村民，與代表人物作什？就中尤以梁實甫周郁文二人爲最，原來此二人便是模範的土豪劣紳，在本村具有一部份惡勢力，素以壓迫善良，剝削鄉里爲務，尙因鍾軼羣爲人公正，顧憐貧弱，所以還不敢十分胡爲，如今聽傳詩實行此等平等化的辦法，說不出的不願意，只有沙金聽了，甚以爲然，又聽說是表妹蕤貞的主見，心中對蕤貞便欽佩到一百二十分，當時雖默不語，心中却已神馳於這位巾幗英雄的左右。

大凡人的情感，果然可由環境去造成，但有時却也不盡然。姑言男女之愛吧；我們往往見到許多極其相稱的一對青年男女，在旁人目光中，正是所謂郎才女貌，沒一樣不堪匹敵，但在他們本身，反好像有許多互不滿意的地方。這樣的情形，如果這一對已是成了夫婦的，當然會發生批離的不幸事件，如果本非夫婦，而僅是朋友的關係，那末他們的交情，也就由此而止，決不能希望他們更進一步。這種理由，在我中國近於迷信的說法，便是所謂各有緣

分，因爲甲被乙所認爲不值一顧的，而偏偏被丙認爲是一宗稀世的寶貝，正未可知，這正所謂各有因緣莫測人了。作者嚕嚕嚒嚒說這番話的原因，却非無病呻吟，正是因爲沙金與么鳳二者間，實具有各有因緣的一種情形，因他二人的原故，竟致連累整個局勢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試問他們二者間究竟有如何的一種情形呢？這必須要從頭紮起；

沙金在鍾家教養之時，年紀尙小，智識未開，雖與傳詩兄妹，青梅竹馬，從小便在一處吃喝玩樂，但那是孩提之心，談得來在一起多玩一會，說翻了誰不理誰，過一會却又若無其事了，這些正是小孩家普遍的心理。自沙金失蹤以後，他六年之間，終日與老僧枯禪爲伍，幼年性情，容易轉變，在無可奈何中，也就將童年朝夕相處的傳詩兄妹，漸漸忘了。一到學成還鄉之日，已經二十一歲，少年情性，自然與孩提不同，一旦又回到童年朝夕與共的環境裏，自然要追想到兒年的一種光景。不但如此，恐怕還要更進一步，這便是沙金與么鳳的友誼問題了。沙金自回獅村，那時他父沙鴈汀已經去世，家裏只有繼母和幾個異母弟妹，雖說失蹤歸來，不能不回家去，但是他那個家庭，早已不能引起他心中的戀戀，不多幾日，仍是回到獅村鍾家，正當時局緊張，傳詩知道沙金是一個最好的助手，如何肯不堅留他常住獅村

沙金一則軫念時艱，極思佐了傳詩，作一番事業，二則憧憬着幼年青梅竹馬的交情，有意要幫助傳詩，三則他自那天在靈幃內見了么鳳，覺得這位昔年丫角的小表妹，已出落得豐姿映麗，體態娉婷，尤其骨秀神清，與一般時俗女兒不同，雖僅匆匆一面，早已爲之顛倒。後來又聽鍾傳詩提到么鳳對於防護獅村的種種見解，深覺這位表妹，秀外慧中，絕非尋常女子，益發傾倒備至。自己因是常住鍾家的人，當然與么鳳朝夕見面，越是日與美人相親相近，越發使得他夢魂顛倒。俗語說旁觀者清，當局者昏，沙金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遇事本極看的透徹，但一旦墮入情網，一切理智見界，難免爲私欲所蔽，所謂欲能蔽明，這一來可就一切變成頑鈍了。在么鳳本人，因爲沙金既是至親，又係從小在鍾家教養成成人，雖是親戚，實際上與自家兄妹相等，所以對於沙金，亦與對傳詩一樣，概以長兄事之，這樣當然日常的一切言談舉動，自然不拘形跡，何況么鳳本是豁達的胸襟，向不作兒女媼媚之態？可是在沙金心中，先已存了一層愛慾在內，絕未拿么鳳當同胞妹子看待，見么鳳平時談笑，對自己毫不避忌，錯會了意，以爲么鳳對於自己，從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的交誼中，竟已進入到我我卿卿，相憐相愛的程度中了，但他雖已惑於么鳳豐如桃李的姿色，但有時仍攝於么鳳那種冷

若冰霜的態度，從未敢造次流露愛慕之忱。這一來么鳳天真爛漫，更不會想到沙金會有此種意念。像這一類的情形，兩人的形跡雖愈來愈近，而兩人的內心距離，却愈來愈遠。

再說鍾傳詩二次召集村衆，實行全體村民自由選舉守護本村，與起義抗清的兩種辦法之後，不料小小村莊，人雖不多，倒有十分之六七的人不願薙髮留辮，因此決議下來，除一面嚴守獅子峯一帶外，便是連合各路義師，響應南朝，共圖恢復。別看小小村莊，蠢蠢民衆，居然通過了偌大一個題目，真是爲鍾傳詩意想不到的事。可是這裏面也大有不贊成此舉的人在，這便是梁周兩家，及村中一般有錢有勢的地主們。他們所關心的，只有自己的地田和財產，只要在保全財產的唯一有利條件下，其他問題都不會到他們心裏去的。在他們以爲如果老老實實的薙了頭髮，留上辮子，地田財產總保住了。如果一經起義，買得個志士的虛名，說不定田地財產都搞得精光，我們要這志士頭銜何用？但是他們少數人縱然反對，也不敢形諸口舌，致遭全村民的唾棄，只有垂頭喪氣的含着一肚子的不樂意，跟在別人的後面，走回家去。

這件事的進行決定之後，最最興奮的便是沙金與么鳳兩個人，傳詩呢？素來秉性沈毅，

，喜怒不甚形於詞色，他有這一身的本領，豈有願意爲異族的臣奴的？不過他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，他懂得此責任的重大，他知道此事許成不許敗，小小一個村莊，要負起如此大任來，正不是一件隨便可成的事，他並非畏難，他是老成持重，要計出萬全，因此在決定這項行動以後，他唯一的事情，就是研究應該如何進行，才得萬全。他在每一件事情不能得到辦法之時，必去與沙金商量，沙金也必有一種適當的辦法來貢獻給他，他於是深覺沙金真是一個有爲的青年，並且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自己總覺得不如他的機智。因此他不但時時在么鳳面前誇贊沙金，也越發的倚沙金爲左右手，沙金也念在同舟共濟，而且兩人是總角深交，正所謂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一切謀劃，無不竭盡心力，任勞任怨。在此同心協力的局面下，這小小一個村組織的中樞人物；鍾沙二人，真同一個人一樣，自然一切都進行得很好。

其時正當轉過春來，爲乙酉早春。那時南都君臣，雖說是受命危難之際，舉足興亡之間，可是福王昏淫不問政事，文治方面，總宰馬士英勾結了鑑兒阮大鍼輩，一味招權納賄，排除異己，營私結黨，鬧得正人君子，不是被讒遠黜，便是自身隱退，南京城裏，却是燕子春燈，笙歌徹夜，正在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武備方面，雖有史可法督師江北，四鎮不和，互

相牽制，史閣部縱有一片血誠，企圖恢復，但既無充實的餉糈，四鎮更不聽他的調度，到了極點，至少給他一點老面子而已，試問這樣的兵備，如何能夠抵抗精嚴驍勇的清軍呢？到了那年初夏，敵軍尚未渡河，四鎮先已火併，敵人乘此渡了黃河，四鎮部下竟爾投降了敵軍，清軍竟容容易易，長驅南下，迫近了揚州，圍了南京。史閣部梅花嶺自殉，宏光帝成了俘虜，南朝就此完結。此時遠在哀牢山中的傳詩等人，尚不能詳悉南京情形，還以為宏光帝紛紛起用先朝一批謀臣武將，眼看大有作為，同時雲南遠在邊陲，清軍尚未渡河，自然鞭長莫及，但是地方上自有一批敗類，希圖摺取一些賣國富貴，這便是使得鍾沙等人喘喘不安的原因。

雲南雖遠，也是邊陲重鎮，當宏光年，寧南侯左良玉坐鎮江漢，自然要東連皖贛，南控湘滇，北拒清兵，西防張獻忠的東下，因此鍾傳詩主張聯絡雲貴兩省有力土司，東向左軍款洽，以拒邊區土匪的侵入。要知天下大勢，本非一成不變的，在鍾傳詩等首創義旗之時，原為表示不臣清室，那知其時清軍尚未過江，還顧不到來吞併萬里以外的雲貴，那時川滇邊境的諸自雄，本是無賴出身，乘時占山立寨，聚衆為盜，並且時常有進窺滇黔邊帶之意，鍾傳詩深恐這怎下去，清軍未到，而諸自雄先臨，於是便將此意向村中各主事人商談一遍，立刻

將目標暫時移到諸自雄身上。雖然同是一樣防敵，可是這裏面自然就生出一種問題來了。究竟是什麼問題？這便是本書的一個關鍵。

獅村自從高舉義旗以來，事實上雖無與敵戰鬥，或是出師勤王等類情形，可是村中備禦却非常嚴密，平時往來商賈，除了正當商業仍然照常，其他販私等業，却就因防守嚴緊而受了影響，這一來經營此業者實損失不少。獅村中恃此以富的，別人不提，只梁周兩家，就全是幹這個的，今番却都受了極大的損失，因此在暗中反對傅詩此種計劃的，也是梁周兩姓，而尤以周郁文爲最。他們打算破壞傅詩的政策，但是以衆望勢力，兩皆不敵，不得不在表面上虛與委蛇，周郁文有一個獨養子，名喚周道生，平時最爲無賴，幼年時也喜拳棒，專一招納許多江湖亡命在家，以爲爪牙，他最初目的，不過爲便利他家販私的買賣而已，及至村中一經舉義，他家沒了指望，便想利用一批亡命，所爲反抗之資，偏偏這批亡命中有二人便是昔日川邊匪首諸自雄的夥伴，這兩人一個名張全勝，一個名岳濤，身手都還不錯，又兼是積年滑賊，心思狡詐，話謀百出，周郁文父子連年走私，都倚二人爲左右手。這一日周郁文從鍾傳詩家中會議回去，便對兒子道生歎氣道，「事情越來越糟了，今天鍾家那娃子，不知聽

了誰的主意，說是防敵不如防賊要緊，怕川邊的諸自雄侵入到村中來，要全村加緊東北兩路上的防備，這一來我們去四川的卡子上不是更加緊了嗎？」道生聞言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，「這樣說我們往來川省的私貨不是眼看就完了嗎？」郁文歎道，「誰說不是呢？」道生年紀雖輕，較郁文尤爲詭詐陰險，當時心中轉了一陣自私自利的念道，便想出一個大概的主張，到了晚間，夜深人靜，才悄悄與他父郁文商議這擋子補救辦法。可笑郁文一時無法，只愁得歎氣，那知道生成竹在胸，悄悄向他父親問道，「爹！你的心中還是保護本村老小要緊，還是保全我家通川這個買賣要緊？」郁文一時被他問住，不明何意，便問你話怎說？道生便附了郁文耳朵說道，「如要保全我家這路買賣，要讓姓鍾的小子闔下去是越來越糟，不如乘着咱們有一條現成的路綫，索性去請了諸自雄進來，這樣一來，不但我家有獻村的功勞，可以在村佔勢，便是這宗買賣，也就算過了明路，我想諸自雄不能不念我父子的功勞，會將這宗買賣奪去。」郁文一聽，雖然入耳，但又念在由自己開門迎賊，似乎良心上有些對不住全村人民，竟不免有點猶移。當即懶懶的問道，「你說一條現成的路綫，這是指的那一條呢？」道生低聲道，「你老怎的忘了？那張全勝和岳濤二人，不是原是他們一夥裏的人嗎？」

郁文此時才哦了一聲，面上登時現出一種恍然大悟，而又有了一希望的顏色，決不是方才那種畏吁短歎的神情了。

獅村所有守望之責，是推由村長鍾傳詩總其事；由沙金么鳳梁實甫周郁文四人分守村莊四面，不過鍾傳詩以沙金爲人機智，武功絕倫，又是自己最親信的人，所以請他在守望以外，還擔任了巡邏全村的職務。沙金雖非獅村人，但自己以爲與獅村有這深的關係，當此本村多事之秋，怎敢稍自暇逸，也就不辭勞瘁，慨然担了這一項重任。但在當時獅村雖因感受到川邊的威脅，而早爲之備，其實諸自雄尙無圖演的真正表示，也不過防患未然之意，在傳詩沙金二人心中，也並不會想到村中真會立刻發生事故的，沙金的奉命巡邏，也不過是一種循分守職之意而已，每天到了日落，他本人汎地內的防務查點完了，有時便帶了幾名壯丁，持了武器，向村邊外圍週遊一轉，查看有無眼生之人，有時他獨自一人，暗藏武器，悄悄混出村口，在四面要路口上，悄悄守上一會，也就完事，半月以來，也從未遇到什麼可疑之事，沙金也就漸漸大意，不過拿牠當一件應作的公事而已。那知事有令人難料者，有一天，沙金在本人汎地料理防務，時間稍久，等到巡邏村口，已經將近黃昏，天色已晚，這天他又偏偏是獨

自巡行，一個人悄悄的走去，一會將到獅村東口，他覺得有些困乏，便一個人在小路邊上方石頭上坐了下來，打算歇一會腳力。原來獅村分四面防守，村長鍾傳詩自己居中總其事，沙金防衛的是村子南口，么鳳防衛的村子西口，梁實甫防衛的是村子東口，周郁文防衛的是村子北口，此種守衛地點，當初是隨便指定，並無經過顧忌考慮，這也是一時的疏忽，要知以地位而言，自然是東北二口，來得重要，却不該完全交給了梁周二家，但此事雖說是傳詩的大意處，也足見他用意坦白，其心至公呢。當時沙金坐在石上，時當四月下弦，星月無光，四野漆黑的，本來什麼也看不見，但因沙金武功精深，目力異常，所以與衆不同，只覺得在百步之外的草坡上，有物蠕蠕而動，看去又不像蛇，又不像狗，且已越爬越遠，恍眼已逃出自己視線之外，沙金心中懷疑，便一個箭步，追將上去一看，原來此處離周郁文所管的北口卡子不遠，因那北口的碉堡，早已高高呈在眼前，沙金正向地面上留神細看方才那物的去向時，忽覺黑影中人形一幌，沙金立即喝問何人？那邊却有個人，似乎正想向一叢野樹中奔避，聞得喝問之聲，才站住了答道，「是我」。沙金爲人精細機警，一聽來人回答的聲音，微帶驚顛，心中越加懷疑，恐是奸細，隨即一步躍到那人身邊，舉手向那人領口一把執住，那

人身手也頗矯健，看他身法，也想躲避，只是趕不上沙金的快疾，剛一起步，早被沙金執住。那人見已被執住，索性不動，只連連說道，「是我是我，我是周道生，周郁文莊主的少爺呀。」沙金聽他說出名姓，便迎着些微星光，湊到眼前一看，可不正是那個獐頭鼠目的周道生；當即哦了一聲，忙鬆了手問道，「原來是周世兄，黑夜看不清楚，望勿見怪。」周道生聞言，雖淡淡的說了句無妨，可是仍掩不住他那一種驚慌的態度，似乎亟欲走避。沙金在初見他時，知是郁文之子，自然不疑有別的情形，及至二人對面問答數語，看出他心中的惶惑，與欲避走之意，沙金是第一等精細人，不由反倒動疑，只礙着他也是村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如何肯造次盤問，只望定了道生不語。那知這一來道生更現出張皇之態，就掩飾道，「家父還等我回家用飯呢，我要失陪了」。說完頭也不回的匆匆走去。沙金立在漆黑夜色中，目送他走出老遠，越想越覺得可疑，當時便想乘此在四面再去搜尋一遍，看看到底有無可疑之物？於是仍循着周道生的去路上，來回走了兩次，既不見人，更無別兆，沒奈何只得悵悵的向回路家中走來，走未幾步，忽然靈機一動，立即打定主意，悄悄的回身，一路鷺行鶴伏的重向村北那一座防衛礮堡走來；原來爲人手熟練，易於指揮起見，凡梁周二家防衛的地界

內，與礪堡中，仍以他兩家所雇的人爲多，正如南西南方多用鍾家所雇之人，一樣的用意。此時沙金，向礪堡走去，見靜悄悄竟無一個人影，不像個多人防守的形狀，心中已覺不滿，及至掩到礪堡近傍，見堡內倒有燈光，當即伏着身軀，真如猿兔似的，倏地一躍，早已行近礪堡的瞭望洞口。正隱身叢草間，便聽到裏面似有低語之聲。大凡武功高超之人，耳目兩方感覺，必較常人靈敏，這也是苦練出來的，並非偶然。此時沙金側耳聽去，只聽堡內有人說道，「方才少當家匆匆的跟你說些什末」？另一人答道，「就是方才那當子事呢」。前一人又問道，「方才不是都備齊了才走的嗎」？後一人答道，「誰說不是呢？可是少當家說方才差一點就壞事，原來老張走後不一會子，就讓村南那個姓沙的小子遇上了，若不是老張走的快，那才糟呢」。沙金聽到此處，立刻勾起了萬種疑雲，心說，「那姓張的是幹什麼的？爲什麼遇上我就會糟呢？此事倒有必須查明的必要，否則萬一他們別有企圖，我將何以對傳詩？更何以對全村羣衆」？當時再聽下去，二人却說到不相干的上去，沙金便悄悄離開礪堡，回到先前坐的石上，坐下來仔細推測，還是猜不出二人言中之意，暗想胡猜要耽誤事，必須確實地調查，好在我責司巡邏，自今日起，我隨時來查訪這一帶的動靜，他們如有鬼蜮，必

定還有下文呢，他想罷見天已不早，就一路巡視回家，暫時未向傳詩等提起。

第二章 孽海情波

獅子峯下的獅村，原是當年的舊名稱，相傳早年此山四無人烟，爲野獸出沒之所，在獅子峯某一山洞中，曾經發見過五只獅子，因此亦名五獅峯。誰知傳到明末年間，獅村中居然出了五位奇異的人物，此五人不但都有驚人的武功，湊巧各人的綽號，皆有一個獅字，故而村中好事者，又將這五獅雅號，贈給了這五位人物，此五人是誰呢？第一位便是獅村村長，人稱伏虎獅鍾傳詩，第二位便是傳詩表弟，人稱神拳獅沙金，第三位便是梁實甫，第四位便是周郁文，惟有這第五位在本書中尙未露面，作者暫時將他擱過一邊，且慢提他，先說這四獅。鍾沙二人具有精純的武功，前文早已表過，惟這梁周二，究竟是何人物？尙未詳敘，原來據梁實甫自稱早年保鏢爲業，現年五十開外，當年在江湖上有一個渾名，稱爲鐵獅子，從這渾名看去，也可斷定此人武藝不弱。至於以前的歷史，便不得而知，周郁文年已六十，本係苗民歸化，向在滇黔邊上活躍，苗羣中尊他爲九洞獅王，也可見他在苗羣中的地位了。

二人都都在三十年前就遷入獅村，至於從何而來？誰也不去問他們。他們自來獅村，倒還安分守己，還不會有什麼不順眼的行爲作出來，可是據傳在村外作買作賣，很是發財，而且還放出高利貸去剝削近村四處人民，只不敢作到村中來，因村中數年來，都由鍾軼羣管理得井井有條，他們也就不敢有露骨的行動。此番共計守護本村，二人都是外來的人，本還不夠擔任職司，原是因二人有些武功，同時還有一部份潛勢力，鍾傳詩長策遠慮，深知此等人如過於拚棄，反爲使他走到別的路上去，不如將他們也捧得高高的，倒還能以尊重顏面去羈縻他，不至在裏面搗亂，這才讓他二人擔任了村口東北兩路的防衛。偏偏那天無意中被沙金看破，覺得形跡可疑，沙金不便明說，從此可就留上了心。

么鳳雖係女流，家學淵源，本不亞於傳詩，她在七八歲時，軼羣帶了她偶遊江漢，遇見故人黃宗羲，宗羲見么鳳骨相清奇，十分誇贊，問到武事，軼羣笑說僅窺門徑，知道宗羲鍾愛么鳳，便笑問道，「老前輩垂問及此，敢是有造就小女之意嗎？」宗羲也深愛么鳳資質，也笑答道，「你如放心留在我身邊四年，我必要原還你一個十全十美的巾幗丈夫。」軼羣知道宗羲輕易不肯授徒，聞言忙命么鳳立拜在宗羲門下。軼羣又笑道，「老前輩如此一來，倒

是使小女僭了一輩，將來的輩份却算不清了。」原來黃宗義本與軼羣之師葉繼美同出松溪門下，一聞軼羣之言，也笑道，「我們不學俗人專論虛名，不講實際，這都沒有關係。」從此么鳳就留在宗義門下習武，四年期滿，才將么鳳送回獅村，軼羣一經考察么鳳的武功，便知確已得了宗義的真傳，心中歡喜，對此掌珠，自然益發鍾愛，么鳳心地和平，對人極其和藹誠篤，可是秉性堅強，嫉惡如仇，所以凡是見到不順眼的事，就忍耐不住。還有一種性情，也是與當時代的人不同，她對人類抱着平等博愛的主義，絕無階級觀念，此種觀念，在三百年前爲尙不會被人重視，大都數人皆以她的性情爲怪，往往反說她不知自愛，不曉得尊重自己小姐的身份，她聽了却付諸一笑，仍然我行我素。今番她哥哥傳詩派她守衛西村，那地方比較不甚重要，這也是傳詩派他究屬女孩兒家，未經事故，不敢使她負責過重的意思。么鳳也不問兄長之意如何，祇知我盡我職，所以每天她往來村口內外，毫不鬆懈，過了幾天，因西口既非出入要道，與川省又不相通，所以實在無事可爲，么鳳於是抽出工夫來，每到深夜，便在村外岔道上暗暗巡行，那地方却已屬於村北一方，么鳳獨自一人騎了一匹白馬，緩緩的向東北行去，在她原意本在閒遊，並無巡查之意，那知正當她款段以行的當兒，忽見

半里以外，似有兩點燈光，在叢樹中漸漸向南移來，么鳳以爲是北村守夜之人，也毫未在意，仍自策馬徐行，看看將要行近那兩點燈光時，倏地滅了，么鳳心中不由懷疑，心說如保守夜之人，何必躲過想罷隨卽翻身下馬，將馬環扣在身旁一株樹上，自己隱着身形，向前走去，走了不遠，才看出自己所在之處，雖在村北這一面，可是離村已遠，么鳳平時不甚出遊，村外路徑不熟，以致誤行到此，正擬回身，忽聽十餘步以外叢草中唵唵兩聲，接着足步聲起，么鳳耳目靈敏，聽出此聲決非狐兔，當卽一個箭步，自己也躍入身邊一座荒坟後面，將頭伸出坟上，向那響聲來處定睛看着，果然不到一會，由三丈內外的草中慢慢爬出一個人來，僵僵着上身，向么鳳原立的地方望了半天，見並無動靜，就慢慢的直起身來，用手掌擊了三下，又見掌聲歇處，後面草中又鑽出一人，黑暗中面貌衣飾全看不出，不知何人？只覺舉動十分矯健，背上還插着單刀，二人到了一處，似在切切耳語了一會，當卽一前一後，直奔北村口而來，么鳳已覺二人來得蹊蹺，及至二人走過么鳳所藏的坟前，距離甚遠，才看出二人中穿裝打扮，絕不是自己村中常見的，後面一人的衣服尤爲怪誕，一望而知是外來之人，么鳳此時也顧不得再看二人後面，立卽一聲嬌叱，命二人站住。二人正走得好好的，忽聽有女

子呼叱聲口，不由詫異起來，便先後立定，打算看個明白，此時么鳳早已躍到二人面前問道，「你們是從那裏來的，到村裏去找什麼人？」二人見是一個女子盤問，似乎並未當一回事，正要回答，其中在前一人從黑影下向么鳳人影細望了一望，似乎是一轉念間，立即向後面那人打一招呼，忽的聲拔出背上單刀，一語不發，直奔了么鳳頭頂。么鳳對二人雖是懷疑，究竟想不到有甚意外，此時來人舉手就砍，倒真出乎意外，不過么鳳是何等身手？焉能讓他砍中，見來勢已近，早使一個撒手，單掌向來人持刀那手的脈門上拍的一下撒去，緊跟着又是一攔手，此爲武當十八手中，混合撒攔兩手的名招，竟輕輕的將來人單刀摔的老遠。那知第一人的刀雖已攔出，只聽背後風力又到，知道後面的人也到了，好個么鳳，不慌不忙，聞聲辨向，知道後面敵人的兵器已往自己左肩砍下，立即右足跨步，略偏左肩，猛揮雙臂，陡的一個左轉身，使了個彎弓射虎的招式，只聽拍的一下，右拳正擊在敵人右肩跨上，敵人初見是個女子，頗爲輕視，及至肩上中了一拳，登覺右臂麻木，險些單刀脫手飛去，還算功力好，忙借了么鳳這一拳，自己向左一個騰步，跳了出去。么鳳未及換招，第一人的刀二次又向她心胸平刺過來。么鳳見刀尖迫近，倏地向左一側身，隨即撒左步覆右掌，蕩開敵人持刀的

右手，然後飛起右腳，向敵人右肩臂處踢去，又聽拍的一聲，正中敵人右肘，於是鏗啞啞一聲，單刀飛出三五步遠，么鳳更不待慢，趁着敵人失刀驚顧之際，正想進步遞招，打發了他，忽覺腦後風聲又到，原來第二人方才右肩跨吃了一拳，此時又乘么鳳前顧之時，猛使了個獨劈華山，雙手並握單刀，下死力又向么鳳背上砍到，可是么鳳本想對付前面的人，此時後面的已到，她轉招再快不過，立即收右足，立左足，雙手合抱十字，擋左足轉身，上身雙手斜分，下身右腿前蹬，那敵一刀早已砍空，么鳳這下轉身蹬腳，又正踹在他的側檔內，哎呀一聲，忙不迭捧住肚腹，蹲了下去。此時前一人單刀脫手，後一人中腳受傷，眼看就要擒住他們，不料叢草中一聲猛喝，呼的聲倏然飛過一條黑影，又勁又疾，直蹀么鳳洪門。么鳳連擊二人，不免大意了一點，那人當胸一拳打到，么鳳並不躲閃，却想用牽字手，順手帶住來人手腕，向後側扔出去，那知此人却非前二人可比，么鳳右手正想順勢帶住他，見他肩頭倏地一抖，么鳳的右手，便如觸電似的一震，幾乎連人都要向斜方跌出，當時心內大驚，正在這略一驚顧之時，那人那容么鳳喘息，立刻進右足，跨左足，早已進逼么鳳上下，么鳳見敵人身手如此迅速，實爲從來未遇，心中不免更加驚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也正是武當

名手的招數，立又使了個十八手中的貼字，此時他右手已緊貼么鳳右脇，眼看他右掌一起，直向么鳳額下攏來，跟着再進左足，左掌又緊接着在么鳳的右肩這一擊，名爲龍伸爪，只聽扑的一下，打個正着，么鳳終是女身，體力嬌小，被那人擊中一掌，立脚不住，蹬蹬一連退出多步，還未立穩，那人早又如影隨形的揉身而進，乘着么鳳尙未立穩，接着二次遞到虎爪掌，猛的使了個黑虎推山手，向么鳳兩肩推來，試想么鳳本未立穩，如何經得起這一手重擊，不由仰面捧出一丈多遠，這時下部已是無從作主，直挺挺倒地地上時，那人早又雙足一點，一個箭步，飛一般的隨敵而進，他在起箭步時，早就左手捏訣，右臂背手拔劍，趕到么鳳身邊，刷的聲右手寶劍，早已從空落下，正砍在么鳳頭上。么鳳從來也不曾見到如此勁疾的敵人，覺得此人實在本領太高，自己被殺，倒也不怨，其實么鳳也是名手，正與此人不相上下，方才因一時大意，才被敵乘虛而入，一招失手，他便連進數招，就得了手，也算是倖，此時么鳳仰面跌了下去，來人已舉劍揉進，自知萬萬躲避不及，當即一個浪裏翻身，就地直向左邊滾將出去，等那人劍到，么鳳剛剛從劍鋒下滾過，只聽鏘的一聲，劍砍石飛，火星亂迸，那人正在微一驚顧之際，忽聽腦後風聲切近，知有人襲擊，忙提着劍護着身體，擋

腰一轉，才轉過臉來，此時么鳳滾出劍下，尙半伏着未曾立起，黑影中見一個男子，手執單頭棍，正向持劍敵人背上打來，見他已經轉身用劍來格，倏地變招，其快無比，也不會看清他如何變法，只覺眼前一恍，那黑影早躍到持劍人側面，橫掃木棍，繃的一下，便打中了持劍人的腳踝。眼見持劍人身體一歪，幾乎立身不住，還不等他還招，黑影第二棍又到，這一手乃是用的點法，扑的一聲，正中持劍人正胸，量必其力甚猛，所以持劍人忍受不住，立見他上身向後一仰，還算此人功夫到家，一擋身剛剛站住，誰知黑影的第三棍又從持劍人當頂打到原來持劍人後仰之勢，仗看下盤功夫好，才不至被棍點倒，可是忽然棍又從上下來，他扭着身尙未站穩，如何再能躲閃，這正是黑影的勝他處。可是持劍人畢竟不是弱者，當此生死關頭，雖然胸口被棍點傷，依然迸住一口氣，左手撐在地上，半仰着身體，右手盡力一揮寶劍，指望將棍撩開，可以起身而逃，那知黑影更鬼，倏又平拖單頭棍，向側一讓，閃過寶劍，立即從左邊對着持劍人腰上橫掃過來，持劍人真料不到此人，身手如此敏疾，連滾帶繃的向右方滾了出去，雖已被棍擊着，到底還不至於廢命。自知與他難敵，起身後放開足步，沒命的逃向村北入口大路，先前二人，也一齊奔向林中而去，么鳳本想追去，但恐一人之力

，不能取勝，又看此三人逃奔之路，正向村北入口而去，那邊有周郁文等人防守，諒必他們逃不了，正用不着自己去追，而且方才何人救了自己，勢不能不問了明白，也應向人致謝，因此她就止步不追，一看擊敗敵人那個黑影，依然站在離自己約有十餘步遠近的地方，似乎也正在考慮追不追的問題。么鳳便從黑地裏走將過去，向那人說道，「方才承蒙擊退那廝，救了我的命，還不會請教貴姓呢？」說着走得近了，才看清那人彷彿是一少年，猿臂蜂腰，十分勇健，可是身材長瘦，黑影中亭亭玉立，並不怎魁梧，面貌却看不真切。他一聞么鳳說話語聲，似乎吃了一驚，因他方才救她之時，但見一人跌倒地上，另一人舉劍正砍，如不上前，眼前就是人命，這才伸手管此閒事，並不知救的是誰，此刻一聽么鳳向自己伸謝，才知救的是一個女人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便隨口答道，「這是偶然相遇，不值得道謝，」說到這句，似乎想到人家方才問過自己姓名的，忙又續言道，「我姓雷，單名一個洪字，行五，人都叫我雷五郎」。說完了才又想到尚未請教對方，當卽又問道，「請問小姐貴姓？因何黑夜還在此地逗留呢？」么鳳答道，「我姓鍾，鍾傳詩是我家兄，想必你也知道傳詩吧」。雷五聞說是鍾傳詩的令妹，這如何不知？原來么鳳在村中，頗有美豔與勇武兩項大名，過去是村長之

女，現在又是村長之妹，真是婦孺皆知，當時重又躬身道，「原來是鍾大姑娘，失敬得很」。么鳳見他聽了自己名頭，如此謙躬，頗覺不好意思，正要客氣兩句，雷五却先問道，「姑娘怎會在此與這些人動手」。么鳳便將前後說了一遍，當時又道，「我想前面正是周郁文等人防守之區，怕這三人也逃不了的」。誰知雷五聞言，半晌不語，最後才說了句「恐怕未必」。么鳳便問何以見得？雷五低聲向么鳳說道，「姑娘想必還不知道，方才這三個人，我雖不認識，但周家之事，我略有所聞，只怕三人正是與周家大有關係呢」。么鳳聽了詫異道，「此話怎說」？雷五猶移了一會才說道，「聞食之言，不敢深信，這時姑且慢說，我且問問姑娘，方才你們怎會好端端打在一起呢」？么鳳笑道，「我不是方才對你說了，因我叫他停步，先前二人不但不停，反倒舉刀就砍，這才交手，八成也許有些誤會」。雷五搖頭道，「一些也不誤會，你不說他二人走過你面前，鬼鬼崇崇，拍掌打招呼，衣着又不似本村人嗎」？么鳳忽似想到，忙應了一聲道，「是呀」，雷五便低語道，「這二人大有疑點，我已風聞好久，注意多時了。么鳳忽的靈機一動，忙問道，「難道此三人於我村中有不利的行爲嗎？」雷五答道，「姑娘那裏知道，這些人根本不是本村的人。」么鳳問道，「那麼是那裏來的

？」雷五頓了一頓，才慢慢說道，「聽說是從川邊來的。」么鳳聽說川邊二字，吃了一驚，便問川邊是誰叫來的？」雷五用極輕微的聲音答道，「據說是諸目雄派來的。」么鳳一聞諸目雄三字，真如晴天裏打了個霹靂，覺得頭頂上轟的一聲，立在黑地裏，竟說不出話來。

雷五究竟是什麼人呢？原來也是獅村村民中一家忠實的住戶，世以打獵爲生，母親早逝，只有父子二人，相依爲活，他們雖是外來居戶，並非獅村土著，可是他父子二人爲人誠實本分，而且雷五有獨到的武功，村中尙武，對雷五便甚敬愛。不過家世甚微，村中一切職司，都輪不到他們。遂因時局不靖，村中倡議守護村口，雷五雖輪不到什麼，但他却以愛護村莊的本旨，不用別人去督飭他，他憑了自己的本領，平常隨時隨地，都在注意一切的情形。鍾沙等家是村中首戶，平時村中一般住戶，不甚往來，故對一切低層階級情況，大都不甚明瞭，雷五家却是平常村戶，所以一切反倒十分清楚。他素知梁周兩家，爲富不仁，據人傳說兩家都是洗手的江湖大道，近年隱跡本村，雖不再作打劫的生活，但仍不免與當日的舊夥，仍有些首尾，所以平時就不甚瞧得起梁周兩家，自從村中防守議起，他知道在這種時期，最易發生流弊，就對周梁兩家留上了意，果然聽得一些消息，便是爲村中防守吃緊，他家

販私的買賣，不能自由，現正極力想法呢。想的什麼法？事關機密，先是無從探悉，最後由周家下人傳出一個驚人消息，便是私通土匪諸自雄。從那時起，每日工作完了，就悄悄的總藏在東北村口一帶，隨時探望，但周家相當精警，豈容他人隨便看出他的把戲，所以雖已潛伺多日，仍未發現什麼，這一日雷五仍是提了單頭棍，照常伏在村口大道上的樹林旁，留神往來過客，別無所見，直到黃昏以後，正擬回家，忽聽村北小路上似有喝叱之聲，忙循聲尋去，忽見前面黑影中似有一團人影，正在舞動，忙一搶步到近前，恰好正是么鳳被擊倒地之時。雷五救了么鳳，立談之下，才知面前這一位便是名動全村的鍾大姑娘，因她正是村中主持人的家屬，便將周郁文的陰謀向么鳳說了個大概，可是沒有真憑實據。

么鳳自遇雷五以後，覺得這少年不但英勇正氣，而且態度誠懇，心中十分佩服，拳法宗派，與自己雖是不同，但確係名手，倒與沙金頗多相似，打量也是少林一派。想自己兄妹，正負着領導羣衆，共保危村的責任，應該多搜羅些真正的人材，以爲臂助，所以那天回家，就找了他哥子鍾傳詩去，將自己遇險，以及雷五搭救諸事，說了一遍。傳詩因尚未聽沙金說起夜遇周道生的那檔事，所以這時聽了么鳳之言，一些摸不着頭腦，還當是路劫的，但想村

中向無路劫，正想細問么鳳，么鳳早又將雷五所說周家勾結諸自雄的話說了一遍。傳詩向來沈靜，雖聽到如此險惡的消息，但因絲毫沒有證據，怎能向周家說話？因而仍是聲色不動，一人在房中來回踱着，考慮這事的真假。到了次日，便將昨晚么鳳所報告的情形告訴了沙金，沙金一聽這話，立刻臉上變了顏色，隨即將自己那一晚所見所聞的也告訴了傳詩。傳詩便責怪他道，「既你發現這事，如何不早說呢？」沙金道，「因我那時雖見到種種可疑之事，但毫無證據，又並不知他們竟敢私通賊匪，打算探聽出一些真憑實據來，再報告你的」。傳詩想了一想便說道，「我想姓雷的這個人，倒是個有用之才，據么鳳說，這人身手十分了得，看去似也與我們同宗呢」。沙金點頭道，「今當用人之際，况梁周二家又如此不可靠，如那雷五果有本領，就留在大哥身邊，作一個侍從也好」。傳詩點了點頭，便一面請沙金仍去繼續偵查，一面就要派人去雷家叫來雷五，事被么鳳聞知，就跑到傳詩屋內向他問道，「聽說大哥派人去叫那雷五，果有其事嗎？」傳詩道，「不錯，依妹所說，我想這人頗有用處，沙表弟勸我將他叫來，在我身邊補上一名侍從，所以我想先叫來看看人的模樣」。么鳳聞言，冷笑一聲道，「沙表哥怎的總是大少爺習氣，拿人不當人，什末叫侍從？大家同是村民，

何分貴賤？姓雷的自有他自己的行業，那裏會希罕你一個侍從，他有這一身本領，決不甘爲人家侍從，而且既因他有本領才去找他，試想有本領的人，是能隨便聽你的呼喚嗎？大哥與沙表哥都是練武的人，應該知道練武人的性情，正是可殺而不可辱的，你如以賢者之禮，聘他前來，我想是不成問題的，如以村長身份，隨便去傳呼一個村民來，恐怕姓雷的決不來。」傳詩本非恃勢凌人的主兒，不過當時聽了沙金的話，未加考慮罷了，這時被么鳳一經提醒，也覺得自己舉動，有些近於尊大，倒也不勝惶恐，忙笑說道，「這倒是我大意了，妹子說得是，有本領的人決不受人呼來喝去，這末吧，吃了飯待我自己去拜訪他，他如肯幫忙，再請他出來幫着守護村子，妳看好不好？」么鳳聽了，柳眉微微一挑，嫣然說道，「這也未免前倨而後恭了。況且大哥事情太多，不如請沙表哥去請他。」傳詩道，「表弟比我更忙，如今村中千斤重担，都在他一人身上，裏裏外外，他那一會子也要跑上幾十趟，這會子再叫他去請一個獵戶，怕他不高興。」么鳳聞言，又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，慨然說道，「既這樣，我替大哥跑一趟吧。」傳詩見說，連連拱手笑道，「再好沒有，勞駕勞駕。」么鳳也就一笑而出。

沙金自從學成後，別了師父悟性，回到獅村。與么鳳一別六年，少女最是神祕的動物，在五六年前，不過是個黃毛丫頭而已，在五六年後，却正長得同花朵兒一般，人人皆愛，這是最普遍的事，尤其是么鳳，天生麗質，在未成年時，已出落得豐姿綽約，嬌小宜人，何況如今年華二九，正當妙齡，真所謂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？大凡越是英雄，越是多情，越是聰明人，越是善感，沙金這個個儻不羣的少年，自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，那麼對於兒女之情，豈能漠然無動於中，況且他與傳詩兄妹，交稱總角，自來耳鬢廝磨，形影相守，那時節沙金才十四五歲，么鳳比他小上三歲，只有十一二歲，雙鬢丫髻，兩小無猜，果然彼此都談不到愛上，但天生靈秀所鍾，自然比一般蠢俗不同，二人誰還不懂得什麼叫戀愛，但彼此心目中，却十分親密。自從沙金失蹤，么鳳畢竟還是孩提，初時覺得丟了一個小朋友，有些蹙扭，數年以後，自然日久淡忘。沙金彼時以習藝爲重，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，直到學成回來，見了么鳳，才驚爲絕艷，此時的心理，與六年前大不相同，在從前至多認么鳳是自己一個一時的遊戲伴侶，如今却想據爲己有，以爲終身的愛侶，所以從那時見面起，時時總在追求么鳳，又因自己昔年與她有一段青梅竹馬，耳鬢廝磨的過程，所以心目中早以爲么鳳遲早必

成爲自己的囊中物，隨時隨地，不覺都流露出他內心的欲望來。偏偏么鳳倔強，見沙金對自已太也隨便，似乎毫無禮貌，心中本不甚悅，後來又看出他的心思，倚仗着幼年在一起遊戲的關係，居然有將自己據爲禁臠之意，不由怒恨，從此對沙金十分疏遠，沙金那裏知他深意，還以爲女兒家年長害羞，平時就稍稍斂跡了些，可是一遇無人之時，恨不得要立向么鳳訴說他的款款深情，么鳳見他如此造次，越法認爲沙金心術不端，口內礙着親戚，不便明言，而暗中却已非常厭惡沙金，此又豈爲沙金所逆料？所以在沙金方面，仍是對於么鳳一往情深，而且他自以爲與么鳳是從小的關係，目前么鳳又未曾另行婚配，自己與傳詩又是如此密切的交情，因此在沙金意中，覺得么鳳早晚必屬於自己的，雖然有時也覺得她對自己不甚熱情，但總以爲她尚有女兒羞態，不好意思對自己有十分露骨表示。其實正是他一想情願，錯會了意了。那天么鳳代表傳詩去往雷家邀請雷五，沙金本未前知，及到晚間傳詩向沙金說起雷五，沙金才知道是由么鳳去請的，當時心中十分不悅，只是不便出口，當即問道，「那雷五是怎樣一個人呢？真還有點功夫嗎？」傳詩道，「功夫如何，我却不曾親眼見，只聽鳳妹說過，據說着實不錯。至於人品，我已見過，倒像是個誠篤有爲的少年，我與他談了一會，覺

得此人絕無浮囂之氣，果然鳳妹的眼力不錯」。沙金聽說么鳳贊他，心中不由勾起一陣陣的酸意，酸中帶怒，就伏下了一腔妒火。這便成了後日的禍根。

雷五本不敢來，可是禁不住么鳳一再伸述傳詩仰慕的意思，雷父鑒於鍾傳詩究是本村一位大族，又是村長，如今又有他的令妹親來邀請，怎好不給人一點面子，真個回絕不去？因此一力催促雷五隨了么鳳，去見村長，及至與傳詩見面之後，畢竟英雄識英雄，談得十分合適。傳詩素來沒有階級觀念，尤其在此用人之時，自然更說些客氣話，雷五見傳詩毫無高貴氣燄，也自歡喜。從此雷五便奉了傳詩之命，幫助么鳳，防守村西要口，同時背了人悄悄的告訴他梁周不甚可靠的話，並要雷五隨時注意村北路上，免生事端。雷五覺得傳詩對己，雖是初會，居然寄以腹心，將機密重任，托付自己，不由又生了知己之感，古云；女爲悅己者容，士爲知己者死，凡豪俠才士，心目中最重的就是知己，只要人以知己待我，即捨身廢命，亦所不辭，所以從此雷五一心一意效命於傳詩，也正是傳詩善於用人之故。

傳詩對於雷五雖是十分信任厚待，沙金却大大不然，這並非沙金性情不良，也非沙金不善用人，這完全爲的沙金懷了個自私的念頭。原來沙金自聞那晚么鳳中途受了襲擊，被雷五

救回之後，不數日么鳳便親去雷家，將雷五請到家來，與傳詩相見，偏偏傳詩又派雷五在么鳳負責防守的村西要口，協助防守，這一來他覺得正好造成雷五與么鳳日趨接近的機會，心中一百二十分的不贊成，但又不好說出口來，只有悶在心中，越悶惡氣越深，有時實在無法可忍，遇到了么鳳，究還不好怎樣責斥她，獨有對於雷五，却是存心尋事的態度，可笑雷五那裏會明白，初時因沙金地位，僅僅次于村長，自然不敢向他挺撞，但到後來，也覺得這個姓沙的竟是存心尋事，可笑他不明沙金的用意，只當他是一個狂妄無知的小人，在先念着村長面子，便不與他計較，常與避道而行，後來沙金認為雷五可欺，一發的變本加厲，雷五才忍耐不住，二人竟至吵了起來，直鬧到傳詩那裏，傳詩不便責斥沙金，只稍稍的說了雷五幾句，雷五到還不覺得怎樣，可是此事一經傳到么鳳耳內，別人都不知他二人間的癥結何在，唯有么鳳一聽，立即明白沙金那一種荒謬的私心，不由登時大怒，本待去面斥沙金，但是又一想，他二人尙未彰明較着的說爲自己吵架，究竟自己也不便將這不體面的事攪到身上來，只得悶在肚內，可是從此對於沙金，却更加厭惡。

沙金雖是深愛么鳳，但自學成歸來以後，不比從前小孩兒時代，彼此都存着男女之嫌，

雖係日常見面，可是從不曾向么鳳有所表示，么鳳本也不知沙金是在愛着自己。但自雷五到了村西防守汎地以後，沙金與前態度大變；原來過去沙金雖已墮入愛河，但一則尚係片面單戀，未便輕易向么鳳表示愛忱，二則覺得自己與么鳳總角相親，任何人都比不上自己與她的交深，況且目前除了自己以外，么鳳更不曾遇見過第二個有才有貌的人物，正不必亟亟的向她示愛，因他這樣態度慎重，所以么鳳竟懵然不明沙金之心。直到雷五之來，沙金始而怕他接近么鳳，有些妨礙自己將來的地位，既而才感覺到么鳳似有垂青豎子的神情，這才真正的着了急，自然越着急越不能漂漂亮亮的作出來，反惹得么鳳憎厭。至於么鳳呢。她是何等的人物，豈同尋常女兒？本來對任何人也未嘗計及談愛，那知沙金這樣大驚小怪一做，不由反倒引起了么鳳對於雷五的一份注意；她對於他上次救護自己這件事，本是一種應有的感謝，他又對於他的武功，感到相當的佩服與期望，她對於他自從奉命協防村西以後的責無旁貸，和平時種種措施，更感到他的誠懇和忠實。因為有了這許許多多的好印象，任她是巾幗英雄，也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神祕的奇異的好感，這種好感，似乎是一種不可告人，而私藏於心底的內心作用，亦爲么鳳畢生所未經的一種現象。此時我們如果大胆地說她一句已經在愛着

雷五，雖是唐突了她一點，但最低限度，對於雷五的印象，勝過沙金。不過這種意念，在么鳳心中，終究是種極端祕密的思想衝動，而不易爲人所覺察的，可是居然已被沙金看出幾分。沙金此時，無疑的已如三天不能得食的餓獅一樣的惶惑。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，他相信世界上有勝過他的人，他是一個自命善良的種子，但有時如果某種事態激起了他心中的變態時，他也就比世界上所有的惡人還要來得惡毒。他近來屢次遭到么鳳對於自己的冷淡，諷刺，蔑視，而同時却用自己的眼睛，甚至於意識去看到么鳳雷五間的一切不可流入自己目中的現象，然而竟流入了，流入得相當豐富，於是就十二分的刺激了沙金的神經，他近來幾乎要發瘋。他自以爲是有理智的，因而在一個炎熱的月夜，他穿着短打，赤着腳，悄悄從傳詩的辦事室走出來，毫不猶移的竟到了么鳳的住房窗外。

一個碩長而挺拔的影子印到么鳳的臥窗上，那是因爲室內燈光已熄，室外月光甚明，沙金立在窗外，便驚動了室內的主人——么鳳。其實么鳳就着那影子，早可以想出這是誰站在窗前，因爲她有了存心；這是一種不甚合理的存心，所以就故意叱問了一聲「誰」？沙金本可以痛痛快快從容容的應一聲「我」，但他過份的衝動了，竟至躊躇着一時答不出來，么

鳳見黑影站着不言不動，她立刻應手從枕下刷的一聲抽出了一口寶劍，更不待慢，跟着拔劍之勢，早又一個箭步衝出房外，向沙金挺劍而立，這倒使沙金大大吃了一嚇。

沙金此來，原無歹意，不過因近來積悶太深，在他以爲眼看么鳳對於雷五愈來愈接近，自己與么鳳，却愈來愈疏遠，這不是自己願意疏遠，乃是么鳳使然，想來想去，沒有別的方法，又以感動么鳳回心轉意，只有豁出不好意思，去向么鳳細訴愛慕之忱，使她了然於自己的熱愛，比雷五對她，勝過萬分，或許么鳳念在總角交情，能斷絕了姓雷的，回到自己懷抱中來，也未可知。可是沙金此念却根本錯了，要知么鳳本來不會對沙金發生過如何的愛情，同時對雷五，最初也只是一種感激，以後便是對他人格和本領的敬仰，其實並未想到愛他。不料沙金屢屢的在明中暗中，總懷疑么鳳愛姓雷的，並且忘了姓沙的，這才將么鳳一顆純潔的芳心，不期然的漸漸印上了雷五那個豪邁真誠的影子。這也可說是沙金自作聰明，才鬧成的局面。然而么鳳究竟不是尋常女子，又當家國危亡之際，仍未專心去追求兒女之情。不料沙金今晚忽又單刀直入的來找起么鳳來了。在么鳳心中，以爲他不是來興問罪之師，便是心存叵測，到此欲有不道德之舉，所以才一怒掣劍而出。沙金見她盛怒之下，倒嚇傻了，忙問

道，「妳這是幹什麼？是不是要想殺我？」沙金此言，原也是一時的忿語，那意思暗含着妳如今愛了姓雷的，嫌我礙眼，竟想殺我以快嗎？么鳳掣劍而起，原也是一時之怒，如果沙金不說那樣的話，也就完了，偏偏沙金說了那樣一句無謂的狠話，么鳳畢竟多少有些女兒家嬌縱的習慣，一時弄僵了，面子上下不來，立即一陣羞惱成怒，高喝一聲「不錯，我要殺你。」立刻刷的聲持劍直奔沙金胸前，沙金一看她真個刺來，不由又驚又惱，又是傷心，狂吼一聲，一側身避過劍鋒，立用了少林拳中有名的金豹露爪，向么鳳持劍的脈門上搭去，么鳳豈能讓他抓住，倏地一個騰身，連人帶劍，俱已飛出丈外。沙金方才又急又痛心，人已迷惘，此時似已稍稍清醒，便高聲叫道，「鳳妹，妳瘋了嗎？快快住手。」那知么鳳見他居然出手還招，與自己對敵，越發大怒，便喝道，「少要亂叫姊呀妹呀，立刻與我退出去，我便饒了你。」沙金聞言，當時抬頭向么鳳望着，似乎正要開口說話，么鳳早又喝道，「快去」，沙金無奈，才垂頭喪氣而去。到了次日，偏偏二人在後花園中，又不期而遇，么鳳本打算去找傳詩，正自低着頭向前走，到園中一道小溪前，猛見一個人影站在橋邊柳樹下，抬頭一看，正是昨晚爭吵的沙金，先以為他預伏在此，正想叱問他攔路預伏，是何存心？那知沙金滿面悽

惶之色，身上也穿着一件杏黃春綢長衣，兩手籠在袖內，不像個預伏圖襲的樣子，再看沙金神色沮喪，兩眼望着么鳳，似乎有話要說。么鳳見沙金不似昨夜那樣凶橫，氣也就平了許多，可是沙金橫在橋前，自己走不過去，便問道，「你攔着我又打算怎麼樣？」沙金原未打算攔她，聞言忙向旁一閃，說道，「我並未攔妳，不過……」么鳳臉色一沈問道，「不過什麼？」沙金見她那種凜然不可犯的神情，回想到當年孩童時節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就是此番回家三月，雖不能如幼年一樣親密，但也從沒有一絲芥蒂，不料如今爲了一個不相干的雷五，竟至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想到傷心處，不由深深的長歎一聲，隨着便柔聲叫了聲鳳妹。么鳳在昨天晚上，本不許稱呼姊呀妹呀的，此時見他幽怨滿懷，愁顏相向，毫無橫野之氣，究竟平時和自己兄妹一般，倒不好意思再呼叱他，只好隨她叫去。沙金默察么鳳神色稍霽，就微微唉了聲說道，「鳳妹可否暫屈一時，等我把幾句話說完了再走，行嗎？」么鳳繃着脸答道，「你快說吧。」沙金也顧不得她仍有不悅之色，便突然問道，「妳還記得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的光景呢？」么鳳反問道，「記得又怎麼樣？」沙金喟然道，「鳳妹，想妳我雖非同胞手足，但是多蒙舅父愛憐我是無母的孤兒，不容於後母，才領到妳家，與自己兒女一同

教育，因此我與鳳妹你，真可說是耳鬢廝磨，從小就十分親近，偏偏我爲少林僧挾去，一別六年，好容易回來之後，我們才又重聚一處，但是如今與小時不同了，常言說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以妹妹的才貌，莫說我們過去兩小無猜，早已心心相印，便是我們過去沒有總角相親的這層關係，也是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？所以在我沙金的心目中，早認非妳鍾蕤貞，終身不娶，同時自然希望妳也有非沙金不嫁的意思，豈料妳誤信外人，竟將十餘年的總角之交，棄如敝屣，這實在使我傷心到萬分，昨晚我不過想向妳一吐衷曲，竟沒料到妳會持劍相擊，毫不留情，幸而我尙不至於如妳一樣的忘情，不然說不定要演出什麼悲慘的結局來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停了停喘了一口氣，又接說道，「不過我也知道妳決不會恨我的，因爲我們同自己骨肉一樣，實無原因可以使得妳恨我，要知道我這樣向妳的戀戀不捨，唉，正是因爲愛……愛妳太深，才有此種現象，不用說，此種現象當然是有些惹妳誤會之處，但妳要知道，這正是因爲愛妳，才有此……」。剛說到這裏，么鳳早又聽得不耐煩起來，立即用手一揮，忿然說道，「你這些話我不愛聽，不必再嚕囀，讓我過去吧。」沙金萬不料自己提了半天的舊事，訴了半天癡情，不但一些也打動不了她的心腸，反倒直說她不愛聽，未免心中登時怒

火如焚，幾乎遏止不住，但又一轉念，仍極力壓住了怒氣，和聲說道，「鳳妹！妳難道是鐵打的心腸嗎？」么鳳正色對沙金說道，「並非我是鐵打的心腸，你要知道，目前國破家亡之時，稍有人心的人，也不應在這時候談情說愛。況且我們各人都有重大的責任，担在肩上，以全力注意四周的情勢，以謀力保這小小的孤村，還來不及，你倒閒情逸致的談起這一套來，談談不已，還要想依仗你的威力來壓迫人，我對你這種枉用的精神，非常可惜。因為我們是從小在一處，本有手足之誼，所以我今天對你下一忠告，勸你趕快回頭，勿再執迷不悟，自蹈衆棄之途。話已說完，我要少陪了。」沙金聽么鳳責備他枉用心思，以爲么鳳已經向自己點醒她正在愛上姓雷的，所以勸自己不必枉用，自然心中的醋勁更大了，他一時從情海裏跌到醋海裏，那一個身可不易翻過來，所以登時面色一變，倏的伸手，向前一攔，厲聲說道，「那麼姓雷的怎生能夠同妳談情說愛呢？」這句話一說出來，不由也激怒了么鳳，嬌叱一聲「呸」，接着便喝問道，「你怎麼知道我與姓雷的在講情說愛？」這一句話，却又問住了沙金，登時答不出來，立即嚙嚙嚙的還想伸訴，么鳳早已不耐煩，見沙金攔住橋頭，立刻兩腳一點，嗖的聲從溪面上斜飛過去，一到彼岸，立刻頭也不回的走去，只賸沙金一人，癡

立橋邊，悵望着她的倩倩後影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么鳳被沙金纏了半天，心中十分不快，細想沙金爲人，性情聰敏，武藝超羣，本是一個有爲的青年，怎奈心性浮華，又過于自負，未免流於驕縱，自己與他，原是情同手足，偏他存心不端，才過二十歲的人，就一味以家室爲念，但這倒也還在人情之內，最可惡的就是妄測自己與雷五相愛，處處流露他與人爭奪的神態，又自以爲是村長的至親，對一概村人都不放在眼裏，尤其對於雷五，平時就流露出看不起的神氣，如今竟以情敵視之，此等狂妄嫉妬的行爲，又豈是俠義的行徑？一時又想到彼此幼年相處，原是再親愛不過，與兄妹無異，他如今這種行爲心地，恐怕早晚必遭事故，真可惜他這一身本領，和父親鞠養他的這番深意了。么鳳正在邊走邊想，不由的出了自己家門，走出三五里路去。遠遠的有人叫了一聲，「鍾姑姑這早上村口去？」么鳳回看四周，不見一人，正在疑怪，只見從身旁一叢樹林中走出一個人來，正是雷五。看他左臂彎弓，右手握槍，似乎正在打獵，么鳳便隨口答道，「正是呢。」說完仍低着頭向前走，雷五從側面望去，見么鳳眉峯緊鎖，面色不豫，似有心事，不便多問，只默默的隨在么鳳後面；因爲他聽說么鳳是上村口去的，他認爲是去巡查，自己既係

奉命協助之人，自應隨他同去。么鳳本是心中有事，先還不曾注意，走了一程，才知雷五正跟在距自己身後十餘步的地方，知他以為要去巡查，所以隨來，便站住了等他走上，一同向村口要道走去，邊走邊問些近日防守情形，和周梁二家的動靜，雷五見問，便走近一步，向么鳳說了一句，「姑姑妳可知道那天黑夜在北村岔道上襲擊妳的是什麼人？」么鳳聞言一楞，剛說得一句，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嗎？」忽覺東邊林內人影一閃，雷五眼尖，早已覺得，便喝問林內何人？那知並無應聲。二人恐怕有奸細混迹村口，忙對使了個眼色，二人分南北兩路向林子奔去。么鳳走的南面；雷五走的北面，他倆一進林子，就見到有一人影，向林深處一閃，似穿着杏黃色長衫，可是足下異常快疾，再找便毫無形跡，雷五也放開脚步，向衣光閃處趕去，可是那人早去得無影無蹤，心中暗忖此人去路，似乎正向村內鍾家這條路上逃去，竟想不出是甚等樣人，只得慢慢的繞出林外，那邊么鳳更是一無所獲，見了雷五，便問他看見什麼人沒有？雷五繃眉說道，「追是沒追上，形跡倒是見着一些，彷彿是一個穿杏黃色長衫的人，不過身法真快，一閃眼就不見了。」他一說到這一句，見么鳳忽的面色一變，朱唇微動，旋又低下頭去，一語不發，似乎是欲言又止的神氣，雷五為人精細，看見么鳳這種

神色，猜到她必認識此人，只是不便說明而已，於是自己也就不再提起方才追人之事，可是心中却十分不解，正猜不出這個穿杏黃衫子的究竟是誰呢。要知雷五雖不知此人是誰，讀者聰明，想必猜得到，可是作者不問讀者猜得與否，也得將他說出來，原來此人正是沙金，他當么鳳忿怒躍溪而去之後，他癡立了一回，依然不死心，竟悄悄的躡着么鳳走來，么鳳那裏會提防得到。但是沙金怕被么鳳發覺，所以離得甚遠，因此雷五從林中招呼么鳳之時，沙金反倒不會看見，及至轉過林子，早見雷五與么鳳並肩而行，因而還當是么鳳一大早就約會了雷五，在村口僻靜處見面，他雖不至疑及么鳳約他幽會，但越發的氣得發瘋，正因他心意不寧，神思恍惚，才致大意漏了形跡，還算身手真快，一見二人分路追來，他不敢向南跑，怕遇上么鳳，不得下台，所以向北直跑，雖不會被雷五趕上，却已被他瞥見了衣服顏色，結果還是被么鳳猜到，么鳳當着雷五，不便說明，心中却十分怒惱，覺得沙金的舉動，竟愈來愈卑鄙了，此等人真有些不可藥救，從此對他的印象也更惡。

第三章 變生肘腋

大凡人的作惡，果然也有生稟盜跖之性，專作惡事，不作好事的主兒，但是在中人上下的

人，總是爲環境所使的爲多。環境如使他好轉，他也就向好的路上走，環境如趨向他惡化，他也就向惡劣的方面跑。如今所說的沙金，別看他生性聰明，本是可與爲善，可與爲惡的人，不過欠些定力，缺些理智，有時爲外界的利欲所誘，便仗着自己的才能聰明，就胆大妄爲起來了。他自從兩次向么鳳伸訴癡情，均被么鳳拒絕以後，又親眼看見么鳳與雷五並肩郊行；他二人本是偶然邂逅，但在他心目中看去，却料定二人是預約在此，這一時的嫉妬之火，那裏還按捺得下？沙金本是一個有心機的人，他從林內避過了么鳳雷五二人的目光，匆匆奔向村中，也不去見傅詩，一人倒關在自己房內，一整天不會出來走動，也不出來吃飯，只是閉目躺在榻上，考慮此事的應付方法。在這個天人交戰的時期，就是作者上文所說，可與爲善，可與爲惡的一條道路，儘看你擇的是那一條？如果沙金是一個理智強於情感的人，那麼只消對於么鳳放棄了那顆追求的心，一心致力於村中的防備，或是本身的事業，那便什麼禍事也沒有了。可惜他秉性剛愎，自以爲是，又自負才能，定要消滅當前的障礙。他不問宇宙間事理的正常消長，而專憑目前淺顯的事實去論斷，便自以爲自己是獅村一個中堅人物，村長鍾傳詩沒有我還不行，我要消滅區區的雷五，還不能嗎？他此意一生，從此便陷身於萬劫不復之地，這也算是

沙金的不幸。作者對於沙金這樣一個才具優長，胆識兼備的有爲的青年，正感到十分惋惜。在一個仲夏上弦之夜，獅村全村人民，正爲近日一個驚人的消息所威脅，那是什麼消息呢？原來在三五日前，忽然有幾個村中小孩，在獅村西北拾到一方白布，那布長有一丈，寬有三尺，捲成了一個卷子，四平八穩的放在一座坟前石桌上，這座坟不是別人的，正的新近故世的那位前村長鍾軼羣的祖塋，離着軼羣的新墳，並不甚遠。軼羣去世不過數月，尙未下葬，而新墳却正在興工，所以那一帶白天工人聚集，相當的熱鬧，夜間也有專人看守一切未琢成的石器，可說是日夜總不斷人。不知怎的，那天一大早有幾個村童去坟前玩耍，忽在石桌上發見了這一捲白布，當時拿到手的孩子，非常高興，他以爲白布，回家正好製衣服穿呢。那知一經打開，上面花花綠綠的寫着一行行的大字，小孩子不識字，早就怪叫起來，驚動了旁邊監工的人們，走過來一看，不由大大嚇了一跳。當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立刻傳到村西道上守衛的值日們手內，忙挾了這幅白布，送到么鳳那邊，報告經過，原來那一帶正歸么鳳防守的呢。么鳳聞報，急忙打開白布一看，見上面寫着：

「叢爾小村，敢爲備禦，棄順逆天，自尋死路，自川入滇，爲吾前驅，大兵到日，庶免

遭屠，諸自雄論爾獅村村民，知之切切」。

兩行大字，下面便是年月日，邊上還蓋着一顆騎縫半邊印。么鳳一看，雖說此文似通非通，款式乖謬，不值一笑，但是明明寫着諸自雄，眼看與上次雷五所說之言，暗暗相符，正不可不防。想罷一面請了雷五來與他商議嚴防奸細之策，與查究此布的來歷，一面立即連同白布，一起送與哥哥傳詩去看，並請示防查的方法。傳詩看罷的便問拾得此布的人物，和情形如何？可是的確由一羣小孩看到拾來，並無別的可疑情形，傳詩當時摒退左右，叮囑么鳳，叫他注意村口防口上周家進出的那些人，又說道，「早經人報告我知，說周郁文父子可疑，我因沒有證據，未便輕動，以免打草驚蛇，以後如有可疑，立即與雷五用心密查，一得證據，再告訴我，這是一個大整，必須要十分留神，不要反爲所害，切記切記」。么鳳自是謹記，回到防地，便悄悄說與雷五等幾名重要的人知道。從此東南西北四面村口上，沒一人不講論此事，都說村中定有了奸細，不然，這張告示從天上飛下來的嗎？可是講論只不過是講論，並無人能探出此物的來源，更無一人能知道誰是奸細。么鳳因此事出在自己防守的地帶，自覺責任格外重大，但一連多日，任你如何查訪，仍是絲毫沒有跡光可尋。這一

日飯前查完各防守口子，回家午餐，餐罷與傳詩說了幾句閒話，忽感困倦，便先回房中，打算睡一會午覺，再上村西，掩上房門，靠在榻上，閉目養神，正矇矓間，忽聞耳邊有人呼着自己，睜眼一看，正是貼身侍婢梅枝，站在面前，便問何事驚叫，梅枝回道，「方才大爺兩三次派人來請姑娘，說是已經查到放白布告示的奸細，請姑娘速去前廳商量。」么鳳聞言，一骨碌跳起身來，也來不及盥洗，立刻一陣風似的跑到傳詩議事室內，一腳踏進，只見大圓桌前，圍坐了一大堆人，仔細一認，原來除了哥哥傳詩以外，第一位便是沙金，其次便是村中幾位有地位聲望的紳士，那梁實甫與周郁文，自然也正在坐。衆人見么鳳走入，大家起立讓坐，么鳳與衆人招呼已畢，便向傳詩問道，「聽說送白布告示的奸細已經查出，不知究是何人？」傳詩尚未回答，却見沙金與周郁文先後開了口，沙金是接着么鳳的問話說的，故意慢吞吞的道，「對了，奸細查出了，表妹猜得到是誰嗎？」么鳳覺得他在此種嚴重的局面下，並不正正經經的說出來，却用此等輕鬆口吻，反問自己，早認爲不當，當時就露出不悅之色，淡然說道，「我又不是奸細的羽黨，如何能猜得着？」她一語方畢，旁邊周郁文又嘻嘻開一張掉了牙的癩嘴，笑嘻嘻的打成一臉縐紋，那形象異常老醜難看，却眼望么鳳，接着沙金

的下文說道，「不必猜了，我告訴妳吧，就是妳們村西防地上的那個獵戶雷洪呀。」他這一句說了出來，不知怎的，么鳳却好比當頭頂被人擊了一棍似的，但覺腦門子上嗡的一聲，立刻有些神魂出舍，飄飄渺渺，一時收不回來。原來么鳳乍聞雷五是一個奸細，她並非因愛雷五而驚慌失措，却是因平素信任雷五過深，一旦驟聞此訊，猛覺自己竟相信一個奸細，豈不太危險，而且更覺事態之來，竟有如此出人意外的，更怕自己畢竟年輕婦道，什麼都不懂，才會將奸細收留部下，當作膀臂呢。可是她的內心雖然如此，旁邊的沙金却竟會錯了。他一看見么鳳那種失魂落魄的神氣，不由又可氣，又可笑，心說這一下才打到妳的心窩裏呢，當時就面露輕蔑譏諷之色，緩緩的向么鳳說道，「雷洪受了表妹的知遇，不知報答，反倒作了奸細，不但本村全體村衆要受他的毒害，便是對於表妹這番識拔的美意，也真太以負心。」沙金此時，任意的語含譏刺，不由將個玉潔冰清的么鳳，氣倒在坐上，一句話都答不出來。此時傳詩覺得沙金出語不當，而且傳詩是何等人，沙金平時對妹子么鳳的情形，和么鳳對沙金的情形，他豈有看不出幾分，今日原爲大家討論處置這查獲的奸細，如何說這些廢話？自然也不以爲然，不過傳詩性情沈毅，向來喜怒不形於色，此刻也不便說別的，只說了句，「我

們不必多說無益之言，還是第一步研究證據，如果證據確鑿，自應公同譴罰，如證據不足，還是不應造次，我這句話衆位以爲如何？」原來傳詩此時所說這幾句話，正從沙金方才那種得意的神色，和譏刺的言語中悟出來的，所以說傳詩這個人，畢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呢。何以謂之從此種悟出？此時作者無暇細說，以後再補敘吧。再說沙金一聽傳詩口吻，還當他深怕妹子臉上下不來，也就不好再去儘情打趣，只狠狠的望了周郁文說道，「證據還要怎樣確，這一幅蓋了騎縫印章的白布存根，上面所印諸自雄及西川之章幾個字，不是和這方告示上的騎縫章可以合一個黏絲合縫的嗎？」說着用手指了桌上一個白布包兒，又向周郁文問道，「這是周老先生和我在雷洪家中鋪底下搜出來的，這還有個假嗎？」周郁文忙應道，「一點不錯，我二人親手搜出來的。」他剛說到這裏，傳詩忽向周郁文問道，「方才周老不是說在雷五父親的身上搜出的嗎？怎麼沙表弟又說從雷五鋪下搜出呢？再說周老不是說是由你的公子道生兄親自動手搜查的嗎？怎麼又說是周老自己搜的呢？」傳詩這一釘問，出於沙周意外，一時都有些張口結舌，傳詩心中益發懷疑，便莊色對衆說道，「這是人命關天的事，不容稍有疏忽，我看我們還是謹慎些好，今天暫將雷五押在我家內，另派得力人嚴加看管，

一面我們大家再細細的研究研究，再考慮考慮，以期毋枉毋縱，得了真正的罪人，方始才能安枕，我想衆位意思，也不過如此吧？」衆人見傳詩意在慎重，自然贊成，便是沙周二入，也不便多言啓疑，於是又說了些防備，大家就散了。傳詩送過衆人，等沙金也去了，然後將么鳳喚到密室，先叫她坐下，然後小聲問道，「妹妹，妳看這奸細的案情如何？」么鳳雖是賦性聰慧，但今日之事，來得忒也兀突，一時思慮未免欠周，而且她對雷五，並非素識，近來雖對她有了好感，也不過覺得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而已，不料如今竟是人賊並獲的奸細，這當然不會假的，所以胸中並無成見，聽見傳詩問她，正不知如何回答？只瞪着一雙妙目，楞在那裏不語。傳詩稍沈了沈氣，然後向么鳳說道，「沙表弟近來對於雷五，十分厭惡，妳應該知道吧？」么鳳忽聽傳詩說這句話，不由臉上微微一紅，低着頭不語。傳詩見她有羞赧之態，也不再往下說，即改口道，「據我看雷洪這人，是一個有血性的好男子，決不會作奸細。」么鳳聽了此言，似乎很注意，張目望着傳詩，只聽傳詩又說道，「雷洪既非奸細，何以他們會在他家中搜出那方蓋了印的白布存根？這是一個大疑問。」么鳳此時忽然似有所悟，忙問道，「誰到雷洪家裏搜查的？」傳詩淡淡說道，「自然是沙表弟啊，但是他去搜查，

事先既未報告我，也從未向我提到雷洪有靠不住的話，這真是突如其來的事情呢。」么鳳尙未答言，傳詩又問道，「方才我不是問沙表弟，和那姓周的對嗎？一個說是在雷洪父親身上搜出的證據，一個說是在雷洪牀鋪下搜出的證據，前後矛盾。」說着就從桌上取過那一包證件，么鳳一眼望去，原來也是一方白布，上面寫着某年月日某字第幾號，邊上部有半方騎縫印章蓋在上面，傳詩看了半天，又將這布攤在桌上，回身走到書箱邊，開箱門取出一方白布來，就是前些日子小孩拾來的那方告示，么鳳默坐一旁，看傳詩左右兩手拿着兩方白布，迎着日光，比一回，看一回，又將兩方布的大小尺寸，比了又比，看了又看，最後面上似帶微笑，向么鳳說道，「我看此中有詐。」么鳳問何謂有詐？傳詩低聲道，「這一張白布存根是假的。」么鳳一聞此言，當時驚問道，「是嗎？哥哥你何以見得是假的呢？」傳詩便拉了么鳳的手，一同走到窗口，迎着日光，將兩方白布交與么鳳，然後指着兩方白布說道，「妳細看兩布的質地顏色，雖皆爲白布，但究不是一物所分，兩布所寫字體雖像，却非一人筆跡。再看兩方印章的大小和篆文筆法，雖然相似，究不是一物，尤以兩印章之色，一則發黃，一則帶紫，紫真黃假，細察便知爲仿造的。」么鳳聞言，忙走向日光明處，一一細察，布，字

，印章這三點，果然傳詩所言，一些不錯，再看原來白布告示上蓋着一顆大印，和半顆騎縫印，那印顏色純爲紫色，可是後來那方白布存根上的半顆騎縫印，雖也是發紫，但紫中透黃，顯然與那半顆印有別，么鳳再將這兩個半顆騎縫印合在一處，更不但色澤不同，而且印中篆文筆劃，竟難一一吻合，更是一望可辨。么鳳到此，忽然心思靈活起來，不像先前那樣發呆，將白布反覆看着，忽發見原來這方白布靠存根這面的邊緣上，有一條剪又了的剪刀口子，分明是在剪裁時剪刀歪斜所差，論理這一邊緣既有一道叉口，那一邊緣也應有一道叉口，才能配合得上，但後來那方白布存根邊緣上，却是又平又直，正因假造時不曾細看到這一點的原故，所以竟露了馬脚。么鳳看罷，又將這一點也告訴了傳詩，於是傳詩愈斷定這是故意栽贓誣害，當卽向么鳳說道，妳如今總也可以明白這裏面是怎麼一回事了。」么鳳忽然道，「這種卑鄙陰險的手段，太也可恨，大哥非得警誡這東西一下不可。」傳詩默然半晌，才又低聲說道，「方才妳不是聽見沙表弟說話的時候，那周郁文儘在旁邊幫腔嗎，這項贓物，又是沙表弟和周郁文兩人去搜查出來的，別人都還不知道，顯見得他兩人早已串通好的。因此，雷洪的冤枉，果然應該爲他辨明，但最應注意的，還是沙表弟生了外心，與周郁文竟聯合

起來，這是本村最可慮的事情。」說到這裏，又走近么鳳身畔，悄悄說道：「那周郁文正在派人勾結諸自雄，幸而諸賊因鑒於形勢不佳，清兵強盛，不敢出川，要不早就入滇，我們也早已不保。這些事我已探訪得很詳細，如今沙表弟爲了一人的私怨，不惜與周郁文勾結，我怕周郁文老奸巨滑，決不肯白幫沙表弟的忙，其中必有交換條件，沙表弟的喪心病狂，果然可恨，全村安全，更爲可慮，所以現在我們對於沙表弟，不宜過示決絕，免得他走了極端，則禍發必速，我爲應付此事，正在躊躇呢。」么鳳一聞傳詩說的那樣透澈，心中自然佩服，只是細想此事的起因，還是爲了自己，如今鬧到如此情形，沙金果然是禽獸不若，自己也正難免俯仰自恨呢。

次日一大早，果然沙金便來找傳詩，盛氣要求即刻解決雷洪私通諸自雄這件案子。傳詩聞言，先不回答，只凜然的坐着，用一雙銳利的目光，端視着沙金，久久不語，沙金心虛，一見傳詩此種態度，自然就氣餒了不少。傳詩然後放長了聲音，慢慢的叫了一聲「沙表弟」，可是叫了之後，好半晌又仍是望着他不語，越發鬧得沙金不得勁兒。可是沙金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一見傳詩如此張致，知道自己這次安排的網羅，想必多少被傳詩看破了些，但

仍假作癡呆，一語不發，等傳詩開口，且聽他說些什麼？果然傳詩向他說道，「沙表弟，你是一個精細人，怎的全被周郁文那個壞蛋矇住呢？」沙金聞言，一時不解，便問道，「什麼事我被姓周的矇住？」傳詩微笑道，「就是雷洪的事」。沙金一聽，怫然不悅，即說道，「雷洪通賊有據，人人皆見，怎說我被矇，難道大哥竟不曾看見從雷家搜出那些證據嗎？」傳詩見沙金仍是一味狡展，心中未免不悅，但不肯露出，便笑說道，「正因那證據不足致信」。沙金聞言一楞，怒冲冲問道，「怎見得不足致信呢？」傳詩淡然說道，「那方存根完全是假的，豈但不足致信而已？」沙金不由心內一驚，強壯着口氣問道，「怎見得是假造的呢？」傳詩似有不耐之色，便又悄然說道，「如何是假，焉能逃得過明眼人？」說着回手從抽屜內取出先後所得那兩方白布來，擲向沙金面前道，「你是比我還要精細的人，決不會看不出破綻來，皆因你一時為感情所使，一聞此事出諸雷洪，便假的也是真的了，如今你且平心靜氣的去細看一回，換句話說，你將前後兩方布分別一下，也就不我嚙嚙了」。沙金聞言，知是已被傳詩看出破綻，心中自不免心虛胆寒，但還狡裝着不信的神氣，將兩方白布拿到手內，看了一看，當即問道，「我怎的看不出呢？」傳詩見他還是一味狡詐，心中十分担心，深

感此人已是執迷不悟，當時實在忍不住了，就朗聲說道，「你真要我告訴你怎樣是假的嗎？沙金尙未答言，傳詩已接着說道，「你仔細看看布的颜色質地，再看看兩布裁剪的痕跡，再看看兩顆騎縫印章的色澤和篆文，便可明白了」。說完了便坐在椅上，不再說話。沙金聞言之後，雖不曾真真依照傳詩的話，一一的去分別真偽，但心中却已明白果然被傳詩看出破綻，暗恨自己一時粗心，致使畫蛇添足，當時沈靜了一會子，竟憤然的立起來向傳詩說道，「你既認爲是假的，那末任你發落就是，將來養虎貽患，却不要怪我不先告訴你」。說罷悻悻而去。傳詩此時很想留住他，用旁敲側擊的話去點醒他，既而一想，此時他詭謀乍被揭破，正當憤激之際，縱然勸他，也未見得肯聽，不如改日再說。到了次日，傳詩便將所提雷洪證據，如何可疑，如何不足致信，詳細細寫成一道通告似的文章，張貼村中，同時也就將雷五釋放回家，此事就此結束，全村羣衆，見通告上分別真假，如此精微，處事又如此公正，大家對於傳詩，真是敬服到極點，自然對於他的開釋雷洪，毫無異議。

雷洪究竟是否奸細？如何被沙金與周郁文找出證據？這證據怎說又是假的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如今雷洪雖已開釋，讀者諸君也許還不甚了然此中關鍵，所以此刻必須原原本本的

重紮一番。

沙金自被么鳳斥勸以後，他不但絲毫不覺自己的孟浪，反倒深怨么鳳的用情不專，更怨恨雷五奪了他的愛侶，這一股怨毒之火，無可發洩，便日夜積聚心頭，愈積愈重，愈想致雷五於死地。偏偏事有湊巧，村中玩童拾到一方諸自雄的白布告示，傳詩便暗暗叮囑沙金，必須查出此布的來源，沙金忽然想到雷五奪愛之恨，便利用傳詩會將那方白布告示交與自己觀看的機會，假說研究，將告示留了多日，將布的尺寸記下，又在集上訪到了和此布相類的白布，暗暗買了一丈回來，想出了一個假造告示存根向雷五家栽贓誣陷的惡計來，又將原告示上所印各種的印章，勾描下來，祕密的請個刻字匠，另刻了一顆假印，騎逢着蓋在那方偽造的存根上。一切齊備，然後又偷偷挽出一個與周郁文相識的朋友，去結識周郁文，周郁文因沙金是村長的親信，自己所作之事，怕被他們查出，上次兒子周道生在黑夜被沙金盤詰，雙方都互相猜忌，本不願和沙金來往，可是沙金又叫那朋友偷偷的向周郁文透露沙金已知他家，和四川通氣的事兒，不過如今沙金有事相求，願與周郁文兩家和好，各不向村中舉發各人的祕事，將來處得好，更還有合作的日子在後頭。周郁文也深知沙金厲害，得罪不起，他如今

既有求於我，倒是一個機會，便答應了那朋友，二人約期祕密會面。及至見面一講，一來物以類聚，氣味相投，二來各人心中惦着將來互相利用，於是講得十分投機。周郁文一問沙金所欲，才知要栽賊害一個村中獵戶雷五。周郁文也素知雷五武功了得，也知雷五近來時時刺探本人管界內之事，深恐爲將來之累，自然也正想除去雷五，當即一口應允幫忙。沙金此時早將假證據預備齊全，便以告示發見在村子西北，是周郁文防守地帶，便邀請郁文父子同往雷家尋查逮捕，以便栽賊誣陷雷五通賊。彼時雷五恰在村口防衛，並未在家，家中僅一老父，沙金與周郁文乃是有爲而來，自然成竹在胸，一到他家，只對雷五父親說了一句接到村人密告的含混說話，便爾命手下人四處找查。沙金趁衆人翻騰之時，偷偷的從身邊掏出那方預先製就的假白布存根，瞧人不注意，竟將此物塞在雷五牀舖之下，一面又命從人仔細搜查，並且指點他們向牀舖下尋去，果然衆人們發一聲喊，竟從舖下找出這一方剛放進去不及一忽兒的白布，沙金假作觀罷大驚之色，連連向周郁文父子說道，「你看看，這還了得？果然密告的不假，果是此人幹的，這還了得？」周郁文父子也隨聲附和了一聲。沙金當向雷父說道，「你子雷洪，私通匪賊諸自雄，被村人密告，我們不信，特來搜查，不料竟在你家，查出證

據，這是真贓實犯，一點也沒得說的，本待連你一起帶去，姑念你年老，也許不知情，暫時饒了你。至於你兒子雷五，自作自受，我們這就要去逮捕，我們是爲了保護全村沒有法子，你也休怨我們。」說完就趕到村西防地，將雷五逮住。其時么鳳也已回家，雷五因忠心無愧，雖聽沙金說得頭頭是道，但他並不懼怕，只覺奇突而已，因沙金說是奉命而來，自己不跟着走也不成，好在真金不怕火，也就大大方方跟着沙金等來了。一到村中，沙金一面報告村長，一面就將雷五暫下在村中監禁要犯的所在，打算問實在了，再送到當地土司那裏辦罪。萬不料村長傳詩勘破詭計，認出證據乃是假造，竟將雷五釋放，沙金竟白費了一番心。有心要和傳詩搗蛋，可是傳詩所指僞證的幾點，只要一經實地查對，立即可以證明傳詩所見，一些不差，自己竟沒法再替僞證辯護，思前想後，還是怪自己用計不週，證據假出了漏洞，才被傳詩看破，心中不由又羞又恨。他追思此次傳詩言語間，頗有些看出自己陷害雷五的神氣，這分明是他與么鳳張胆，向着雷五，所以總想替姓雷的開脫。他幻想到傳詩爲了成全一個素不相干的雷五，竟不惜得罪從小的至交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咬牙痛恨，竟將恨么鳳的心思，移了一半來恨傳詩。就獨自在房中，手指空中罵道，「你這村長，沒有我姓沙的扶持你，再

好些也吃不住梁周兩家，看來你如此不念交情，少不得只有聯合梁周，把你一家擠出村去，才出我胸中這口氣。」沙金惡念一起，便不可遏止，從此就時時設法想聯合梁周，直到後來聽了梁周的慫恿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意打算迎接諸自雄入滇，以圖富貴，但是畢竟礙着傅詩的勢力，知道不打倒傅詩兄妹，此事不易成功，於是沙金便日夜思量謀害鍾家之策，正所謂倒行逆施，一發不可遏止。

上文所敘沙金巡查村口，在村北一帶，偶遇形跡可疑的周道生，與聽到礮堡中人的密語，以及么鳳所遇的襲擊等事，實在事出有因，均非偶然，不過作者一支筆既要敘述沙金追求么鳳和陷害雷五的事，也就無法兼寫此事的來源，此刻也不妨補敘一筆；原來周家爲了本身販私利益問題，因村中戒嚴而受到影響，同時他們本與諸自雄私下早有來往，周氏父子眼看自己販私利益，全部都完。只想如何將諸自雄拘引進雲貴一帶，以圖他們的私慾，而不顧全村人民的安危，這正是周家利害悠關的一件事。因此周氏父子日夜圖謀着將如何去拘引諸自雄來村中，前面所敘有一晚上沙金碰到的那擋子事，就是周道生偷偷送張全勝與岳濤二人出村子去，去投諸自雄山寨，遊說先取本村的事兒，沙金所見百步以外蠕蠕而動的，就是張岳

二人，他們到了川邊，見了昔日的舊領諸自雄細述周氏父子等獻村意思，勸他乘時取村，因為獅村是袁牢山一道重要關口，能得了獅村，可全部控制袁牢山一帶，滇中一無險阻，諸自雄本無大志，被張岳二人說得如何如何好法，意中略被說動，不過他覺得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他與他部下頭目商議了數日，如果傾巢而出，反恐擾毀老窩，故決定派得力頭目鄧炳文，同了張岳二人往獅村，觀察虛實，與村中備禦。於是鄧張岳三人同回獅村，那就是遇見么鳳的那一晚，么鳳先與張岳交手，本已將張岳打敗，忽然鄧炳文出現，么鳳才吃了虧。原來鄧炳文也有一身武功，不但長於馬上交鋒，尤善劍術，每次出外作案，總是得手，諸自雄能在川邊成名，多半是仗了炳文，幸而么鳳危急之時。却好雷五趕到，才算救了么鳳，這是過去的情形。及至鄧炳文到了周家，周氏父子自然以上賓相待，將他關在一間密室內，除了郁文父子與張岳以外，別人輕易見他不到。上文所書小孩在坟上拾來的那方白布告示，也是鄧炳文帶來，由張岳等偷偷的故意留在那地方，以為淆惑衆聽，煽動人心之用。不料又被沙金利用，去陷害雷五，這裏邊的鬼蜮紛乘，也是一言難盡。

周郁文父子的通敵行爲，既如上述，本來如果獅村內部，不起內訌，縱有周氏詭謀，鄧

張番的武道，也不易惹起事端。無奈沙金因妬情起了惡意，先還不過想陷害一個雷五，去一替敵而已，那知自從那偽造證據被傳詩識破，又將雷五釋放，沙金登時覺得不但害不成雷五，反倒引起了傳詩對自己的懷疑，不由漸漸移恨到傳詩身上。沙金此種懷慚內愧，因愧生恨，因恨成仇的片面神經作用，其禍害之大，實非意想所及。因他見雷五自被傳詩釋放以後，仍在村西口上么鳳的防汛內負責防查，而且由他的神經作用上去觀察么鳳與雷五二人，似乎愈發的親密，自然沙金的妬火也愈燃愈烈。這一種觀察，雖係他神經作用居其多數，但事實上確有與沙金的揣度相符之處，便是么鳳自從雷五開釋以後，自然知道雷五是一個清白的，是遭人陷害的，陷害他的人呢，無疑的就是那個自作多情的陰險小人沙金。至於陷害他的原因呢，又是爲了自己，因此對於雷五所遭受到的誣枉，自然格外同情。同時么鳳對於沙金，却更與以前不同，已經因沙金的行爲陰險卑鄙而十分加以蔑視。又因么鳳是一個天真純潔的少女，她的表裏是如一的，不懂得什麼叫表面敷衍。她既看不起沙金，就在平時相見，也絕不假以詞色，使沙金難堪的地方也太多了。傳詩旁觀最清，曾勸她不可過於露骨，以免激起他反噬的危險，可是么鳳女孩子家，多少有些任性，總不能聽傳詩的忠告，於是她與

沙金之間，越來裂痕越深，這在么鳳不過是以一笑置之，但在沙金却時時以報復爲念。偏偏有一次因沙金怠於職務，以至村南的防口上出了一些事故，傳詩一秉大公，當時將沙金責備一頓，並且以大義來點醒他近來意志的頹廢，勸他必要及早醒悟，以留此有用之身，爲全村盡些責任。這原是傳詩一番好意，如在過去兩方沒有芥蒂之時，沙金自然會接受的，可是此時情形不同了。傳詩兄妹每有所言所爲，沙金總認爲他兄妹另有惡意存乎其間，所以不但聽，反倒十分惱恨，口內不言，心中却儘在盤算，如何能夠消滅這一對兄妹，和雷家父子以出這口不易發洩的惡氣？

沙金是一位具有機警幹材，與思謀遠略的人，在每事之先，當然不肯造次從事，必須加以注意考慮。他曾屢次想到要消滅鍾姓的勢力，本人的力量是不夠的，那末必定要想法聯合村中素來不服鍾姓的人來作臂助，這一着除了找梁周兩姓外，竟沒有別家可找。但是梁周二家，素知自己與鍾姓至親，又與傳詩兄妹，情如手足，自己縱向他兩家表示，他們決不相信，這倒是一件難事。誰知老天彷彿就要助成他這件惡事似的，他雖是躊躇，居然有一天接到周道生的一個赴宴請帖，就是爲他父親周郁文六十大壽祝嘏而設。此事在村中雖也有人批評他作的

不是時候，但沙金心中，却暗暗歡喜，他認爲這是一個機會。到了那天，傳詩也曾專去祝壽，可是推說事忙，稍坐即回，並未留在吃飯，沙金在旁，自也未便獨留，但他在傳詩走後，重又偷偷覷回周家，原來他此時與周道生已連成一氣，偷偷的告訴他傳詩一走，自己也不能不走，日落之後，再回到周家，與道生作長夜之談。道生本來知道沙金文武兼才，能爲了得，可是因他與鍾家密切，不敢結交，如今忽覺沙金態度與前不同，心中甚詫，曾與他父郁文說到此點，郁文老奸，早已看透沙金，便笑道，「這是有原因的。」道生忙問什麼原因？郁文道，「便是上回那個雷五，不明與沙金有甚仇恨，沙金栽贓陷害，沒料到被鍾傳詩看破，廢了他的建議，又釋放了姓雷的，所以沙金心中生了怨恨，據我看他兩家還有別情，不過我們外人不明白罷了。」道生聞言即道，「既如此我們很好利用他兩家不和，將這姓沙的小子勾了過來，將來……」郁文不等他說完，便笑道，「這姓沙的小子，年紀輕，武功好，未免驕妄，而且此人智計百出，果然是一個後起之秀，但我看那小子目光流動，愛好修飾，還記得那天我們在村長家中討論雷五一案時，他見了村長的妹子么鳳，目動神搖，視而不瞬，雖然二人詞色間，似乎各有些悻悻之色，但我敢斷定姓沙的小子是全神都在那位鳳姑娘身上，所以

我方才說的他兩家目前的情形，面心和惱，說不定對於這么鳳多少有點關係呢。——周郁文果不愧神奸巨慝，一語中得，居然已看透沙金心事；沙金既被人家看透，自然容易中人圈套。那天周道生借他爲父祝壽之舉，有心拉攏沙金，到了日落時，沙金果然一個人悄悄的重來周家，道生父子故意以貴客之禮待之，特爲預備一席盛筵，排在院中水閣裏。花園甚爲廣大，占地約有一百餘畝，爲全村之冠。那坐水閣，位於花園的西北角上，那地方一帶合抱垂楊，圍繞着方方的一口池塘，方圓也足有十畝大小，從池南又伸出一口，導出一道清泉，蜿蜒流向東南，曲曲折折，從林木山石間迤邐而出，兩岸都有點綴風景的亭榭花木，全園景緻十分幽雅。此時周氏父子將沙金延入水閣，沙金一看門額上寫着延薰兩字，心想既非宮殿，何必單用這兩字，不由暗暗好笑，當時三人入閣落坐，沙金一看，閣內佈置，十分富麗，尤與水閣不稱，可是俗人居此，已覺十分舒服了。郁文父子將沙金引在上坐，郁文含笑說道，「久仰沙兄英年大器，久思奉交，實因時局多故，心緒不佳，一直延到如今。今日幸蒙不棄，下顧敝廬，真是蓬華生輝。」沙金也自謙遜一番，郁文又恭恭敬敬的敬了一巡酒，沙金便回斟了一杯，送到郁文面前，替他祝壽，郁文父子再三謙讓，一時三人觥籌交錯，賓主盡歡。在酒

過數巡，天交三鼓之時，周府賓客，次第散盡，惟有沙金尙留在延薰水閣中，與郁文父子促膝深談。他父子爲結沙金之心，將一概賓客都交與一班任招待的人們，自己父子騰出身子來敷衍這位少年英雄。郁文老奸巨滑，在盃酒連歡之際，漸漸的說到目前時局，又漸漸的論到本村防護，先將村長鍾傳詩和沙金恭維一陣，然後又落到沙金本人身上，款款說道，「村長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不過他的運氣更好，得着沙兄這樣一位人物替他劃策主持，如果沒有沙兄的大材，怕鍾村長縱然了得，也不能有如此的展佈呢？一句話觸着沙金的癢勁，不由俯膺長歎了一聲，接說道，「這是人家自己的能爲，我又有什麼用處，如今眼看人家成了人物，便可以不用不着我們了。」郁文一聽，明白沙金酒落愁腸，已將傾吐心中積怨，便故作莊容道，「那裏的話？鍾村長豈不曉沙兄對本村的豐功偉績，怎能用不着沙兄？」沙金聞言，越發慨然道，「周老前輩那裏曉得內中原故，論理我不該在背後議論他，只是他太使我灰心，別事不講，單說奸細雷五那件事，周老前輩是明白的，結果不但放他走了，還說證據是僞造的，這不是明明跟我姓沙的過不去嗎？」郁文聞言，忽地將手掌在桌上一擊，拍的一聲，隨即也唉了一聲說道，「別的事不清楚，要論這件事，可是鍾村長過份些兒，那雷五不但

是個奸細，就是平日在村中，也多行不善，因他家住村子西北口上，離我這裏不遠，所以我明白之甚，早覺此人不是個安善良民。要不上次沙兄約我尋查他家時，我一力贊助，就是因為他家父子實不是好人，日久必為害人之患，所以我也想借此除了他，偏偏村長要開脫他。」「說到這一句，故意將身體向沙金面前一湊，低聲說道，「也許有人在村長面前說了好話吧？不然，怎能如此發落呢？」沙金聞言，剛要回答，郁文不等他開口，早又似憤恨似惋惜的歎道，「村長此一舉動，別的倒還不要緊，未免使外人看了，對沙兄面上有些不好看，尤其說那證據是假造，這又是指的誰呢？去查雷五，是沙兄與小弟兩方面去的，難道你我還爲了這一個不相干的獵戶，竟會假造證據去陷害他不成？害了他於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好一個刁滑的周郁文，故意將自己也拉在局內，才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，可憐沙金，竟爲感情所蔽，一些也不覺得郁文的用意，反倒認郁文真心同情自己，不由對郁文發生了大大的好感，不由的便墮入了郁文的術中，竟劈口向郁文大聲說道，「老前輩，你還不明白呢，那鍾傳詩自恃聰明，多疑善變，他還懷疑你們賢喬梓私通川邊諸自雄，要爲害本村呢，密飭手下嚴密防範呢。」沙金一句話簡直就賣了以同胞手足承待他的鍾傳詩哩。郁文聞言，故作鎮定，

淡然說道，「悠悠之口，也不必去強辯，日後是非自見。」說着心中却已將鍾傳詩恨得要生吞下去，可是忽地眉頭一縐，他不覺又看出沙金一點意思，原來那天沙金向么鳳訴說奸細雷五之時，臉上那種神情，如何瞞得過老奸郁文的一雙銳目，他又見么鳳忽聞雷五賊證俱在，面容失色，半晌做聲不得，他不了解么鳳的爲人，以爲她與雷五定有私情密愛，又一證據沙金對么鳳的神情，和沙金要陷害雷五的事實參照起來，胸中已了然大半，此刻他一看沙金已將肺腑之言吐出，曉得指顧間便爲我用，索性再激他一激，以堅其心，想妥了便又向沙金湊近一步，小聲說道，「我近來聽村子西北口上防衛的人們紛紛議論，都說別看那雷五是一個獵戶，據傳已與村長的令妹么鳳姑娘有了婚嫁之約，此事沙兄亦有所聞否？」沙金驟聞此言，真如遭了雷霆的震驚，問得他目瞪口呆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郁文一見這位癡兒的情狀，越發看透了沙金的心事，心中好笑，面上却表示惋惜與不平，默默無言，是爲沙金的沈悶，互相呼應。

沙金在延薰閣的筵席上，居然向郁文父子傾吐了肺腑，郁文父子也居然將鄧炳文張全勝與岳濤的形跡，對沙金說明，不過郁文說話的技巧是十分精妙的，他不說自己去勾引諸自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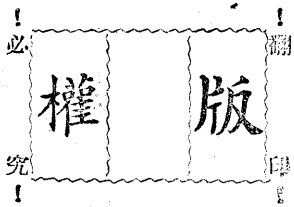
，却反說諸自雄久聞沙金大名，想借重沙金，共圖獅村，以爲入滇開一門路，而自己爲全村計，現在考慮中等語，沙金此時，忽起惡念。什麼惡念呢？要明白他的全付精神，都貫注在么鳳一人身上，他既不爲么鳳所重，便思以威力持之，便欲得威力，便非投了諸自雄不可。所以他在此等私欲與理智交戰之下，私欲勝過理智，便決意與周郁文等同謀，祕密向諸自雄輸誠，引劉入滇後，再以強敵撲殺雷五，奪來么鳳，豈不痛快？他們在延薰閣草草約定之後，郁文便請出鄧張岳三人與沙金見過，然後一面在閣中預備響應起來，一面仍由鄧炳文與岳濤回川復命，再定入滇之期。

諸自雄自上次派了鄧炳文隨同張岳二人，暗入獅村與周氏父子密商後，還來復命，方才知道獅村鍾村長，得全村人民愛戴及擁護，雖有周氏父子及沙金爲內應，恐不是一件容易得手的事，而張岳二人因周氏父子關係，猛力煽動諸自雄，諸自雄覺得放棄獅村可惜，便想了不勞而獲的計策，再命鄧張二人回轉獅村，向周沙等傳達他的意思，他說，「你們雖是誠意投我，先替本山做二件事，第一件先輸糧銀拾萬兩，第二件將村中阻礙之人除去，再開門迎接我。」那意思就是先要銀子，再講別的，周郁文父子一聽，十萬兩銀拿出手，自己的私

買賣便可安保無慮，這本是一宗合算的生意經，不過目前要自己個人拿出十萬銀子，這未免太呆，這筆錢必須出在村衆頭上方上算。可是要村衆頭上攤派銀子，除非大隊壓境，換了局面，人們方肯出錢買命，因此目前必須先做第二件事，就是將村長鍾傳詩全家，和忠子他的那些村民，設法除去，到那時餉銀方始捐得出來。可是要除傳詩兄妹，非自己力所能及，必須要求教沙金，所以與兒子道生定計，偷偷的在延薰閣再與沙金商量定計。要知周沙如何陷害鍾氏兄妹，引狼入室，許多驚險曲折事情，請看後集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版

五獅一鳳



著 者 朱 貞 木

發 行 人 浦 祖 明

出 版 者 育 才 書 局

上海(1)郵區金家坊如意里

代售處

勵力出版社 天津
 正氣書局 北京
 匯文書店 漢口
 勵力出版社 南京
 新華書局 廣州
 青藜書局 杭州
 志成書局 州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4158B

